



07156

倪文僖公集卷之十四

新記

環溪清趣記

去新喻邑東百里有谿曰梢溪水自葛嶺百丈仙峯而來東流數十里匯爲一湖復溢流而東入于清江程氏潛鱗之居正據湖上門對仙峯翠色森然可掬水勢縈迴環其屋趾臨水面山有幽絕之勝每溪流遇雨烟霏盡歛波光嵐影掩映澄澈漁歌樵唱之往還錦鱗白鳥之飛躍潛鱗視之意趣爲之清焉因扁其居曰環溪清趣頃來京師徵予文以記余以謂天下之物至清者莫

倪文僖集卷十四

一

踰於水觀其湛然瑩潔萬境俱涵清可知矣彼黃若河流濁若行潦者清何自而得哉殊不知爲泥沙之所汨汨穢之所雜耳使滄泓之久則清之本體固自若矣人之一心虛靈不昧萬理皆備不異水之清也彼仁義桎亡天真斲喪者清何自而得哉殊不知爲私意之所蔽利欲之所昏耳使存養之久則清之本體固自若焉君子知心之誘於物也於是已私務克天理務明以清其心心旣清則意趣之發尙何往而不清哉潛鱗居占梢溪之勝環溪之間無非清境卽其境之清有會夫心之清而清趣發焉於是藏脩容與悠然自得則誦詩讀書耕道獵德莫匪清之資也援毫鼓琴投壺博奕莫匪清

之宣也把竿弄舟枕流漱石盟鷗放鶴採芹種蓮莫匪清之適也心遊鴻濛之外志超埃壚之表渣滓爲之消融邪穢爲之蕩滌其意趣之清何如哉雖然外以清感則內以清應斯固潛鱗之賢矣然猶有待於外焉使舍是溪吾之趣將有所不清乎要必環是溪清如是之市朝亦如是不以境遷不以物變然後私無所容而清無所間德豈不益造於成乎潛鱗詳雅好文好爲江湖之遊子慮其出或異乎其居也故終之以恆清之說潛鱗其亦有領於吾言矣乎遂爲之記

江山好處亭記

太平爲郡在南京之南百里之遠右枕長江有山焉曰

倪文僖集卷十四

一

采石有磯焉曰牛渚江自西南來合湘沅漢沔之水直走磯下姑孰之溪則自西而橫入于江驚湍駭浪晝夜衝齧有聲磯之南正值天門東西二梁中束一水蒼翠脩曲宛若蛾眉舊嘗爲亭磯上以占其勝矣去蛾眉之左下坡數級地勢頗卑而坦夷幽曠山益近而奇江益近而駛其地尤勝有非蛾眉所得而擅者舊亦爲亭於此名江山好處元監府宏吉刺氏易名觀瀾歲久傾毀景泰三年豐城李侯若虛來守是邦政平訟理民安物阜嘗考尋遺跡以爲是亭乃郡之絕景自昔騷人韻士若溫嶠袁宏謝尚李白崔宗之諸賢皆嘗於此登眺而吟嘯者也豈惟政餘吾輩可以藉是消煩而釋意邪人

歲時亦得以遂遊觀之樂也容可坐視其廢乎乃捐俸
貲爲倡命廣濟寺僧脩惠募材重建亭成太守與客携
酒肴登而落之凭亭遠望則烟嵐之杳藹雲濤之洶湧
風帆沙鳥之往來長鯨巨壘之出沒仙梵之廬漁樵之
居舉接於欄檻之外千態萬貌景像無窮有以使人心
開目明神爽飛越於是揚袂引觴曰樂哉斯亭因復其
名曰江山好處屬記於子予以謂花鳥本平時可娛之
物也然感時恨別者見之適足以驚心而濺淚郡之江
山信可樂矣使爲守者化未能敷於下爲民者政未能
安於上外有責於人內有愧於己則登斯亭也觸物興
懷無非悲傷感慨之境孰見其爲可樂哉今太守涵煦
休養措斯民於衽席而民親愛之不翅父母上下之間
心孚意洽蓋無適而非可樂者況目當江山之好處哉
是宜太守之樂其樂而使民同其樂也亭之復古詎不
宜乎

倪文僖集卷十四

三

尊聞齋記

人之一心本高明也而每溺於汙下者私意蔽之耳誠
能撤其所蔽則人欲淨盡天理昭晰其脫凡近以遊高
明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焉然理欲混淆要必博學審問
以廣所聞所聞既廣則理無不窮知無不致而理欲判
然矣於是恭敬奉持尊其所聞一惟天理是循得不進
高明之域乎且夫學者之所欲聞者何聖賢之道也聖

賢往矣而道惡乎聞然其精神心術寓於典籍抑亦卽其典籍以求之耳典籍乃經傳子史百家之言積之充棟載之汗牛其於道德性命之原禮樂刑政之本脩身理人國家天下治亂安危之故靡不具載于焉講誦而通悉之所聞得不博乎聞貴乎能博而尤貴乎能尊不博以求之則淺狹固陋無以通古今而達事變不尊而守之則泛濫支離無以體諸身而適夫用博聞而至於能尊則道在我矣在我者重則在外者輕天下之物舉不足以動天性之眞煥然呈露其高大光明也爲何如哉在易有之艮上乾下其卦爲大畜象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茲非尊其所聞之謂乎象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茲非高明之謂乎聖賢之道不外乎是而已矣曾子守約動求諸身而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宜其獨傳聖人一貫之妙至漢董子又引是爲武帝告此其所以爲漢之醕儒也歟朝鮮任元濬子深甫嘗名其讀書之齋曰尊聞蓋有得於曾子之言而志乎聖賢之道者矣頃以使事羽儀天朝以予嘗使臨其國也請文爲記予聞子深以明經領鄉書擢甲科第一人仕至其國典農少尹文章名於時才德見於用能尊所聞之成效歟尊而不懈其進未可量也嗟夫國家詩書禮樂之化洽於四表而朝鮮越在海東不亦漸漑尤深故其士君子皆彬彬好學窮理盡性不畔聖賢之道若子深

者焉是誠可尙也已故不辭而爲之記爲子深者尙若董子其亦以是而道其君也哉

狎鷗亭記

朝鮮王城之南十數里有水曰漢江其源出自金剛五臺一山而會爲長江西流以入於海予昔奉詔往使其國嘗至江上登樓讌詠又放舟江中沂沿爲樂見其涯岸宏闊波濤浩浩風帆往來沙鳥上下襟懷軒豁景趣無窮恍若置身滄浪漢沔之間而忘其身之寓於東方也別來數載每遐想江皋風致未嘗不神俱往也天順改元之冬朝鮮吏曹判書韓君名滄者承其國命來陳封事君舊闢別墅於漢江之陰構亭其間而未之名也

倪文僖集卷十四

五

以余嘗駐節經遊知其勝槩俾來問名於余因徵言以記余爲名之曰狎鷗而復之曰鷗水鳥之間者也滅沒江海之中飛翔洲嶼之上非人可畜之物也而胡爲能狎之乎然色斯舉矣翔而後集鳥之見幾者如此故海翁旦之海上鷗之至者以百數以其無幾也及欲取而玩之鷗乃舞而不下以其幾動也惟無幾心則鷗自相親而可狎以君長身玉立儀度秀偉住於藩國著甄別公明之才使於天朝謹服順敬畏之禮則還國也柄用方隆何暇鷗之狎乎不知萬物之情必無幾心而後相感萬事之理必無幾心而後相成不可使有一毫私意寓焉幾心誠無矣則立於朝也人莫不樂與之親登斯

亭也鷗莫不閒與之狎至於富貴利祿固將漠然無所繫於已豈非道之高者乎亭以是名蓋亦宜也昔宋韓魏忠獻公亦嘗名亭以狎鷗歐陽文忠公贈詩有日險夷一節如金石勳德俱高映古今豈止忘機鷗鳥信陶釣萬物本無心忠獻得詩喜曰永叔知我夷夏雖不同而人心則同古今雖有異而吾道不異故予之望於君者殆亦若是不知君之心謂予爲能知否倘以爲知則幸以斯言揭諸亭中以爲記

西村耕隱記

去浦城縣西五里許有里曰上相里邑人李君公器世家焉公器有屋數十楹環植以竹背負羣山岡巒起伏面臨大溪水勢縈迴溪之南則有夔筆之峯西岩之山以相映帶溪左右皆民居相接雞犬相聞蔚然成村公器有田數百畝於斯土皆膏腴公器恆負耒躬耕其間視世之榮祿泊如也公器居而樂焉因以西村耕隱自號頃者其女兒之夫潘君廷瑞被醫學訓科之薦來京受職乃寓書抵予屬爲之記余嘗念夫公器先君子節菴先生爲應天府學教授時公器年方弱冠質清氣和性敏悟篤事詩書習舉子業文思瞻逸予與之朝夕講明麗澤之好甚洽也自其侍父滿秩去遂爾乖違逮今幾二十稔以其所素得而涵蓄之久意其志於繼述將必奮身科第接武亨衢以出效世用願乃違吾所望道

跡谿山從老農學稼以自附於沮溺之徒豈其然哉徐而思之則知古之賢人君子閒居之際未嘗無所事也若呂望之事於漁百里奚之事於牧買臣之事於樵而耕則伊尹之所事者也當其有所事也身固隱矣一旦聘於成湯獵于西伯贖於秦穆舉於漢武則皆釋襍穢棄綸竿却鞭笠捐柯斧幡然而起嬰軒冕之榮服文繡之華論道經邦以佐成霸王之業功著當時澤流後世回視曩時則渭水漁翁虞原牧豎稽山樵叟而莘野之農夫也是豈終於隱耶公器智不足以營商賈巧不足以爲工技其所守者先君子之田廬也匪事於耕將曷事乎於是春而舉趾夏而耘耔以服勤於南畝之間耕輟則取先君子所遺之書細讀熟玩以樂堯舜之道秋而刈獲哀其所入于以備甘旨之養奉賓祭之需皆可以無求於外而自足時不我用則藏器以養晦時乎我用則行道以濟時卷舒屈伸惟時是視公器之志寧不在於斯乎由是言之則公器之所謂隱蓋所以基乎顯也於古之賢人君子之所存殆同一轍矣遂書以記之廷瑞歸試以余言訊之其必以予爲得其心乎

瑞竹菴記

廣東左布政使臨海侯公仲勳其先君子樂菴先生之沒也葬于城東白竹山之原宰木已拱矣景泰己亥春墓林之中有竹焉忽發一筍挺然秀出初不知其爲奇

也及夫枯籜乍解嫩葉始敷數節之後則歧爲二枝偕榮並奮干霄直上見者驚訝于是咸以爲異焉曰此侯氏之瑞也因名其墓菴曰瑞竹之菴頃者方伯丁艱起復來朝京師乃以是徵言爲記予聞之記曰耆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是則祥瑞之來未有有其兆而無其應者也侯氏之瑞不生于他所而生于其親託體之墟非其世澤所積之厚而靈秀之發自不能已歟不鍾于他卉而鍾于歲寒之節非其子孫之生既盛且賢而物之同德者感是氣而先兆歟是竹也不著乎他異而著乎兩歧之美非其家兄弟友恭夫婦好合無乖戾之風而象之有見于物歟信佳瑞也夫德者無形之理蘊于中而難見者也理既盡則雖不求天知而天自知之必假夫有形之物出奇效異以彰顯之而使之易見焉故韓昌黎作董召南之詩謂其孝慈之行惟有天知而爲之生祥下瑞焉此之謂也方伯以明經登第爲名進士拜刑科給事中爲良侍從擢叅廣藩再擢今秩爲賢方伯德之修于身刑于家而施于民者已無不盡以故上天生祥下瑞假其墓林之竹以彰顯之而又昌其後於無窮也夫豈偶然之故哉由是厥應不爽將見方伯之名位壽考固同是竹之堅貞而子孫之森然傑立抑同是竹之駢茂者矣遂不辭而記之

常之無錫縣西錫山之麓舊有唐御史中丞張公廟一區廟之前有泉一泓乃宋崇寧間道士盧至柔所鑿丹篆硃巖盤而爲井假公之神以主之凡有疾疫禱公請泉飲無不愈代著靈異具有顯跡錫民錢守常謂公生能捐軀爲國沒能禦患救民考諸祭法能禦大菑捍大患則在祀典之義合鄉耆白于有司以爲公死節睢陽已有廟祀而公闡靈茲土受惠獨厚願無報祀禮典缺然願春秋致祭以荅神貺有司具其情達諸禮部禮部以聞朝廷許之實天順元年四月十六日也命旣下有司恪遵詔旨每遇春秋二仲享祀如儀錫民得遂所請莫不躍躍以喜僉謂宜伐石以記其事守常爰請予言

倪文僖集卷十四

九

記之蓋公諱巡鄧州南陽人登開元進士第由太子通事舍人出爲清河令調真源令安祿山反至德元載起兵雍丘討賊移守寧陵拜主客郎中河南節度副使二載賊攻睢陽急乃入城與許遠共守遷御史中丞臨機應變出奇無窮守凡十閱月前後大小四百戰斬將三百卒十餘萬力竭城陷爲賊所害詔贈揚州大都督宋建炎間加封忠靖王元至正間累加護國忠靖威顯洪濟景祐眞君之號烏乎自古忠臣仗節死義以身殉國者有矣然未有若公之烈者也觀其以疲卒守孤墉抗強虜援絕食盡人知必死眾議東奔公曰睢陽江淮保障若棄之去賊必乘勝長驅是無江淮也于是忍死以

待隣兵之掇豈料其終不救耶可爲扼腕而痛恨者也
及城陷見執慷慨就義視死如歸忠烈之盛何以加諸
人孰無死死而得所則雖死猶生也故曰死有重于泰
山公之謂矣使當時無公以扼其衝賊席卷而南肆其
兇毒生靈受害可勝言哉是則蔽遮江淮保全王室公
之本心也東南之民知公之心感公之恩廟而事之思
有以報此錫山所以有是祠而肇祀于今所以不容已
也然公錫福于民愈久愈著者由公剛大之氣充塞乎
天地而不散貫徹乎古今而不泯故隨其所在有叩必
應無非一氣之感通也況錫民積誠以奉公公得不鑒
其誠而錫以福乎自是民之于神以我粲明與我犧羊
而享祀不忒則神之於民將俾雨暘以時百穀用成菑
害不生物無疵癘抑亦默佑于無窮矣斯舉也守常倡
之合于禮而務乎義可嘉也已是用記之俾後之人知
祀事之厥由始

順聖川新城記

去宣府城西南百七十里有川曰順聖水泉流潤厥土
維沃壤厥草維繇地宜畜牧自國初以來以邊兵之強
實資馬力爰擇斯地廣爲蓄牧刼城堡建室廬爲處凡
一十有七厥惟舊矣歷歲滋久廢弛蕩然肆皇上光復
寶祚之三年爲天順己卯脩舉馬政遣工部主事孟淮
至宣府經理其事時鎮守太監王受鎮朔將軍總兵官

武強伯楊能恭承上命偕詣是川考求遺址議以爲川之東西相去百有餘里地界遼隔遇警何以保障且舊堡湫隘無水亦難久居宜於川中別築大城爲便迺請於朝詔報曰可遂相與恪遵睿旨度鮮原觀流泉興築新城悉心規畫命萬全都指揮使李顯鳩其工守脩蔚州都指揮僉事趙瑜保安衛指揮僉事焦玘董其役於是陶甓庀材雲委山積版鋪蝟興並手偕作惟二公軫念人力數往撫慰用是士咸感勵役不告勞而工不待督凡爲城每面相距以步計者三百有六十城之崇以尺計者三十有二址之廣爲尺二十有五其顛爲尺殺於址者八隍之深以尺計者十廣爲尺三十有五城爲門三南曰永盛東曰錦雲西曰寶順門爲樓十有二楹城之中爲室廬五百楹他如神祠倉庫與夫董牧廳事靡不完繕經始於天順庚辰三月七日而五月某日乃訖工僉謂宜琢石勒文以垂示久遠願以屬謙辭不獲命乃言曰易有之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書曰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國家以宣府地隣漠北而兵馬爲邊藩大務于以興仆起廢修復舊典甚盛舉也太監公以典廩內臣武強公以元勳世胄英名勇畧爲鎮守總戎於斯乃克協心恭命度土地之宜畫長久之策高城深池以設其險歛兵歸牧以有其備外無所虞內有所恃馬盛兵強疆圉嚴輯由是以戰則克以守則固尙何寇

悔之足患哉則夫爲國屏翰以永億萬年無疆之休於斯見矣古昔作靈臺闕宮皆形諸詠歌以著厥美矧邊城之重者哉謙不敏旣紀其成績復系以詩其詩曰朔方之墟爲古翼幽維茲宣府雄殿北陬廼命重兵乃簡智勇咨以武強元戎是總亦有中貴來自禁庭布德宣威邊塵肅清牧馬有川是曰順聖震驚之餘斥弛維罄天子曰嘻宜復舊規爰命冬官汝往視之維我二公相度地勢慮時有棘遠莫能庇以詢諸眾眾謀僉同匪舊可仍盍新厥墉列疏以聞帝曰俞哉廼作崇墉當川之隈登登憑憑廼築廼削樓櫓旣宏室廬斯拓于以囿牧馬息以蕃于以域武士嬉以安天子神聖廟謨却願

倪文僊集卷十四

三

桓桓二公匡國之步不日告成永固塞邊守在四夷天子萬年

計邊亭記

國家之衷以邊備爲重而備邊之道以計謀爲本計不出于素定而欲臨事有爲伊何能及故孔子之行三軍必曰好謀而成而孫子之著兵法必首之以始計是知自古用兵行師未有不本於計謀者也況乎莅邊鄙之地統士馬之眾臨出沒之胡而欲使吾食足而兵強守固而戰克虜不敢窺敵不能犯以靖疆圉以藩皇國可不資於計謀乎備邊固本於計謀然非明智之識弗能運也非剛健之才弗能行也故必炳物情於幾先如燭

照鑑茹而不疑中肯綮於事會如矢激衡決而不滯然後兵出萬全而動無遺策矣茲非善用計謀者乎宣府大同屹爲西北要藩壤地相接以其北距沙漠也朝廷皆宿重兵命武將以鎮禦之至於養兵之方制敵之略又命臺憲文臣經營籌畫共集大勳誠以事莫重於邊備故也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姑蘇韓公恭捧璽書來莅塞垣宣府大同蓋總理焉二處憲院之後各有亭一區公往來聽政之隙退息是亭於邊務機宜熟思審處以求合乎至當而後行焉因扁其顏曰計邊所以著其志也公負明敏之資經濟之學廉直之操器宇魁梧襟韻高爽早以明經第進士擢侍御史出貳臬司入長內憲撫循江右休聞聿昭正色立朝風稜峻整皇上知公更事中外特達有爲以爲邊藩重寄惟公可任乃召至便殿面垂獎諭特加厚賚而遣之前此命官希闕未聞實異數也公佩皇上知眷殊恩勞心焦思篤盡忠悃於邊城隘口靡不親歷道路險易虜情虛實靡不究知布德施惠興利除弊戎政一新以至申練習之訓明斥堠之望謹要害之防嚴扞禦之法廣儲侍之備凡可以內脩而外攘者次第畢舉月未及朞邊塵宴清頌聲載路皆出於是亭之所計者也豈非所謂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不出環堵之室折衝于里之外者乎嗟夫謀之運也惟明智者能成之計之行也惟剛健者能決之公之才識

信兼備焉是宜收效之速也昔周宣中興賢臣畢輔詩人美之有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又曰不顯申伯文武是憲吉甫申伯克全文武之才者如此三代以還縉紳介冑歧爲二途而文武全才世不多得乃今於公焉見之尙何媿於古哉則自今以始抒朝廷北顧之憂爲萬里長城之託功存於社稷名垂於竹帛固有屬於公矣公嘗謂謙曰吾嘗名吾亭曰計邊蓋爲我記之謙不敏請以是言揭諸亭壁

宣府新建義學記

國家內自京師外及郡縣莫不建學立師選秀民爲弟子員而教養之至於邊衛則未始有學也宣德中嘗建

倪文僖集卷十四

十四

衛學矣而未之能徧也若萬全都司所統衛所凡一十有九惟都司及開平衛有學又皆以教屯營子弟而有官蔭襲者不與焉茲非缺典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韓公奉命巡撫宣府大同總理邊務驅馳戎馬徧歷塞垣武備旣飭輒隆文教顧惟邊藩介冑日相尋於干戈而儒服俎豆之事漫不知講用致學術不明節義罔識遇事難處臨敵寡謀慨然以作興教育爲己任乃檄宣府大同都司及各衛所守臣置學延師以教蔭襲子弟使無一地而無學無一人而弗學冀以養成其材而備國家之用蓋達爲政之本者矣其德不亦甚盛矣乎宣府文昌祠側有隙地焉可以營學公乃發羨糧積貲募工

簡材命萬全都司都指揮使李顯都指揮僉事江山經理興淑始於天順辛巳四月十七日中爲堂曰申義左爲齋曰時敏右爲齋曰日進爲師生訓肄之所以間計者各五堂後爲宅二區以處其師以間計者各九崇垣四周高門外伉規制煥然罔有不備以是年某月某日告成至於束修書札筆墨凡百所需皆給於官名曰義學前刑部員外郎李衍平陽知府楊轅謫宦於斯聘以爲師諸生來學者百二十餘人巡按監察御史朱君鉉躬獎厲之於是是學衣冠彬彬絃誦洋洋儀度之盛殆與庠序埒矣嗟夫古者文武非二道將出征受命於祖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古之制

也故詩人美魯僖曰旣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此之謂也然受成獻馘莫不在學其故何耶蓋欲先禮義而後勇力耳後世此制久廢士皆乘時以赴功名之會而無禮義以爲之本以博陸之賢身都將相功存社稷而不學無術卒債其宗況其下者乎今公追復古制嘉惠後學萃武弁子弟而遊歌於斯教之以詩書六藝之文孝弟忠信之行成德達材明體適用使皆知聖賢之道君臣之義以淑其身將見其朝益暮習日改月化忽不自知其造乎高明之域而就遠大之器文武全材名臣良將胥於是學焉出見義而能勇臨節而不奪用無不宜任無不效則胡虜不足服而邊患不足

殄矣此則公之所期待者也繼今以往爲國育才咸能以公之心爲心俾是學相承而不墜遺澤之被其有窮乎是用勒諸堅珉以示於後使知是學之興自公始公名雍字永熙姑蘇人以進士起家爲監察御史轉廣東按察司副使遷今秩相其成者鎮守宣府御馬監太監王公受鎮朔將軍總兵官都督同知陳公友守備長隨張公遐副總兵官都督同知董公斌總理糧儲戶部郎中馬君馴也

大同新建義學記

子思子曰脩道之謂教烝黎有生莫不各具仁義禮智信之性父子君臣夫婦兄弟朋友之倫率而行之所謂

倪文僖集卷十四

六

道也然不能盡率其性而合乎道於是聖人爲之裁制品節使其仁親於父子義盡於君臣禮別於夫婦智睦於兄弟信實於朋友不過教之順其道而已苟逸居無教則必肆欲妄行而民性天倫皆斲喪而昏斃之矣是以古者建國君民數學爲先非可後也矧武臣子弟皆將服官政典兵戎出死力以衛國家捍疆圉使不務學則德業不脩材識不充而不知君臣之義統馭之方教之又可後乎用是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姑蘇韓公奉命巡撫大同邊備旣飭卽以教育武臣子弟爲事乃相度城中隙地而建義學焉中爲申義堂左爲時敏齋右爲日進齋高其閭闔崇其樊垣區域幽深制度宏壯衣冠

萃止絃誦斷然誠足爲講學育才之地也公嘗謂謙曰
斯學之建雖創意自子至於材之所出工之所役經營
區畫勞心殫力以底於完美者實有賴於總兵官彰武
伯楊公焉蓋公乃穎國武襄公之猶子將畧本於世授
威名振於夷夏而又崇儒好學兼資文武是以能急先
務志與子協而成此學也盍述之以示後謙聞于羽舞
而有苗格泮宮作而淮夷服自昔懷遠之道必本於文
德之敷而不專恃乎武力之競者也今斯學之建文事
武備交修不怠豈惟足以格服遠人于以教成將才出
爲國用假以歲月其必明倫盡性德修識充皆足以受
闡外之託折衝之任則夫今日蓋蘊干櫓於禮樂藏甲

倪文僖集卷十四

七

胄於詩書而伏至險於大順者也長顧却慮訐謨遠猶
志不出於一時而爲經久之規不在於一身而爲邊防
之計若二公者豈非以安社稷爲悅者乎由是知非公
之知本達變不能以作新斯學非彰武之樂道有爲不
能以協成公志惟二公德同道合心孚形契是以謀無
不藏動罔不吉其致斯學有巍然煥然之盛也不亦宜
乎是用告於後人使知興勦之自天順壬午四月十一
日八月十五日則始訖工之年月日也

丹陽新建七里橋記

成化元年秋八月某甲丹陽瀆口新作石橋成以其去
縣治東七里也名曰七里橋明年致仕戶部尙書邑人

沈公固具事狀寓書京師以記見屬按丹陽爲鎮江屬邑有運河焉上通京畿下通蘇松浙閩交廣凡乘傳遞供漕餉脩職貢上于京師者舟楫往來率由於斯而珥瀆則運河之支流也水達珥村壩入於金壇溧陽之境水口舊嘗橫木爲梁以濟不通元延祐間僧祖祿易之以石材惡工監旋就傾圯仍橫獨木於上每值霖潦暴溢或霜雪凝凍溘滑爲甚牽挽之夫負載之徒冒險而進者少不戒於足輒致墜溺歲不知其幾良可憫悼縣尹蔡侯睹之惻然興嗟曰此民患之切者而廢不見治非有司之缺失歟欲易以石而計費浩穰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劉公奉璽書拊循畿甸亦嘗欲建是橋而力未

及侯以白于公公曰吾志也卽斥公帑羨儲白金三十兩以助厥費侯於是設法規畫捐俸賞之入致勸募之方定罰贖之科廣哀財用乃庀工徒積灰石礮碌螯砌蹲鴟爲趾環券爲竇犬牙交錯底堅良以正月甲子始事閱八月而功告訖橋之修一百二尺有奇高三十一尺有奇廣得高之半而竇之高二十五尺上設欄楯蛟蟠螭結制度精緻所費以億萬計由是往來者如履康莊無復墜溺之虞者矣尙書公寓書有曰茲橋之成邦人歌頌都憲與邑宰之德者載路咸願刻石以紀其績垂於無窮謹磨堅以俟惟橋梁之役古者每歲當天根見而水涸之時則治之有民人土地之常事耳今丹

陽爲諸路會通要衝之地橋以濟人厥繫重矣長民者
往往坐視其廢而不加省劉公總憲一方能恤民病之
急首爲仗助蔡侯力任其責措置有方一毫不以勞民
不數月間成此鉅功除此切患夫豈可以有司常事槩
論哉昔子產以乘輿濟人孟子譏其惠而不知爲政若
公與侯其惠而知爲政者矣是宜書之以永邦人之思
劉公名孜字顯孜萬安人素著德望今擢南京刑部尙
書蔡侯名實字以誠鯨川人有治劇才所行善政爲多
是役特其一端云

京口運河疏濬記

鎮江爲郡瀕楊子江通江有河曰運河與江北瓜洲相

倪文僊集卷十四

七

直凡蘇松江浙閩廣之人舟出於江者率由是徑而易
達然自京口牖至常郡奔牛壩一百六十餘里間地勢
高隆河形淺狹止利小舟之行其漕運鉅艘與夫官民
帆船俱從夏港涉大江經圖山始克有濟水道迂遠暗
沙險阻不時風濤發作輕則檣傾楫摧重則覆溺戕生
或遇寇盜動罹劫害且並河之田一遭旱暵則水脈枯
涸不能浸漑坐受饑斃公私病焉景泰間郡長吏欲事
疏濬具疏以聞詔巡撫工部尙書周公忱相度事宜勸
計工費疏入而公以謝事去天順間總督糧儲都憲李
公秉繼巡撫於斯詔下覆實以行公始圖經費以舉是
役尋召還朝後巡撫都憲崔公恭奉命踵至以爲便國

利民莫切於此遂與郡守林公鶚申度前議自新港至
奔牛舊河則疏濬深廣京口呂城舊牐則修葺頽缺別
於郡城滅度橋增置一牐用以瀦水潮汐洪大則開牐
放舟微小則閉牐車壩庶水有所蓄舟楫通利田畝沾
沃永爲民便所用眾材則於浙江嘉湖二郡取之徒役
匠石則於蘇松常鎮四郡庀之議定乃事興勦哀材用
鳩工徒嚴期約刻日成集分官各司其役至於規畫勸
督則身親蒞焉趨事惟勤並手偕作舉錡如雲劓土如
山其河狹者拓之淺者鑿之務底深廣使多受水其牐
舊則立其崩頽補其剝缺完復前規新則下木爲樁實
甃爲基索以灰石固以鐵鏈制度如式務底堅緻以時
蓄泄常使水與牐平不致盈縮以某年月日興役某月
日役止其爲費木以株計若干石以方計若干鐵以斤
計若干役以工計若干初役之興也下民頗以爲勞逮
今十數載間水常瀰漫非獨舟楫得涉安流賴免風濤
寇盜之虞而田畝得資浸溉大亨豐穰之利益思前
人之德不置咸欲刻石以紀其績丹陽尹蔡侯實因民
之情乃具述疏濬設置顛末屬言爲記惟濬畝澮距川
禹之績也自井牧溝洫之制廢而後河渠之說興古昔
能濬河導川者史不絕書則水之爲利誠爲政之先務
也
功之鉅者其費侈利之博者其勞多然不一勞者不永
逸不暫費者不永寧故於是役李公不卹其費志圖興

舉於前而崔公不憚其勞力任其責於後則卒潰於成者崔公之功也不亦能急先務者歟故今遺惠在人豈惟起人無窮之思而偉績在世其必郡乘載之國史書之與古能濬導者同垂名於不朽矣遂書以畀之使刻焉

倪文僖公集卷十四終

倪文僖集卷十四

三

倪文僖公集卷之十五

世記
富春清隱記
新淦嚴君陵岳世居邑之仁和其先洪武中以富室徒

實京師故今居上新河修廢舉之業秉禮好義敦尚儒
素子三人曰誠曰德曰祥皆謹飭有士行卓然樹立陵
岳以其世系蓋出於漢之嚴子陵也因以富春清隱自
號富春者原其世居之所自清隱者宗其世德之所尚
也夫君子抱道懷奇固欲以兼濟天下非獨善也時不
可道不行始飄然遠引甘與木石居而鹿豕遊豈得已

倪文僖集卷十五

一

故彼子陵者道可以匡時澤物而才華是闕也德可以
軌世範俗而聲跡是剗也身可以紆朱拖紫而羊裘是
着也手可以秉鈞持衡而綸竿是執也其意何居蓋謂
西京之末諶佞苟容名節掃地當建武初羣龍滿朝足
以爲治所乏者名節耳於是抗志青雲思有以振之蟬
蛻鶯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所以助成王化者深矣卒
使東都名節相師成俗雖國步艱虞羣雄角力咸彘頤
漢鼎而莫敢動伊誰之力歟若謂其不仕故人無心於
世而甘於隱者抑亦觀其跡而未察其心者也故其桐
江一絲清風千古在常人景仰歆慕尙不容已矧陵岳
爲其後人也耶陵岳生當熙洽之朝太平無事之日安

分樂天無求於世雖居隱市之中而取予不苟志不營利其恬靜幽遠之趣殆不異於巖棲谷遁者焉則其謂之清隱者蓋亦師子陵之心而不泥其迹者也其不可謂世之逸民歟陵岳介其友沈廷庸徵予爲記遂爲之書

友松記

姑蘇施侑廷樂甫世家洞庭東山乃予同年狀元宗銘之從父也讀書好禮鄉稱善士嘗以友松自號頃游京師謁子靜存軒中觀其投刺題曰友松子怪其所友物而不人則曰吾學孔孟之道者也孔子曰無友不如己吾於是求勝己者友之而有合於孔孟之道者不易得

倪文僖集卷十五

二

也惟松也歲寒後彫孔子亟稱焉是以友之也曰松之有合於孔孟之道者安在曰吾觀世之人脅肩諂笑面而不心者多矣而是松也蒼顏鐵色不媚於世其所謂正顏色斯近信者乎世之人翻雲覆雨枉已徇人者多矣而是松也露滋雪虐不知榮悴其所謂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乎世之人器小材薄緩急難恃者多矣而是松也扶顛持危梁棟不撓其所謂不可小知而可大受者乎世之人見利則趨見勢則附者多矣而是松也挺拔林邱無所阿比其所謂矜而不爭羣而不黨者乎其有合於孔孟之道者若是則君子也是則大丈夫也故予與之定交歲月旣久情分益密

雖陳雷之膠漆愈郊之雲龍不是過也予聞而歎曰嗟乎自五交三覺之說興而友道幾絕昔大舜與木石居其殆是乎則廷樂之於松其真得勝已之益者矣其亦善學孔孟之道者矣遂援筆爲記其語云

石室小隱記

山川奇特竄絕之壤深藏遠秘人跡所不能到固宜讓猿狖麋鹿以爲宅使其與人境相接乃棄辱於樵童牧豎得以躑躅輻輳焉夫豈君子之所忍哉故古之幽人畸士遇有佳景必薙蕪畚穢以出其勝亭焉臺焉以當其會從而遊觀嘯傲以暢其懷非志敦高尚者孰克與於斯常之宜興有東山別墅焉乃蹇律伯度之所居也

倪文僖集卷十一

三

去西南十五里有石山山有一洞洞前多脩竹竹陰有一礪自山之陽而來注於慈湖礪外平疇爾望有遠山皆屏列拱揖於前真佳景也洞爲崩土堙塞棄辱有年矣居人雖多莫知其爲異也伯度顧而惜之命工除拓於是深得數十尺廣得丈餘高得幾丈恠石玲瓏石筍下垂奇絕始露豈天藏此固有待於伯度耶伯度構屋數椽竹間名曰石室小隱士林諸公以細草春香小洞幽之句分題賦詩以詠其勝亦有序而記之者矣僉憲羅公與伯度交契復爲求言於予予以謂隱無有大小也出處苟合乎道又何朝市山林之擇哉故君子非不欲仕銜玉求售則喪其所守矣隱居求志席環待聘孔

子有取焉伯度生當國家治化隆洽之時身躋太平之域不知帝力之我及穴山而居臨水而亭延脩竹之清風聽流泉之嗽玉覽遙岑之凝翠使石室之勝棄於昔而顯於今忻而遊倦而憇逍遙卒歲以怡天真客至則相與談詩書而究道德以觴以咏以絃以奕其隱居求志之樂雖考槃碩人豈是過哉此其心蓋泊然以道自守而無求於世故能攄幽發奇日與之娛若是使或有累於物則寂寞之濱不能一朝居也是知伯度豈非高尚之士也歟宜諸公之咏之也彼世之處士顧藉隱逸以盜虛名索高價致貽林礪之慚愧烏可與伯度同日語哉因僉憲之請爲記之若此倘石室肯分半榻當命駕而宿留焉雖老矣尙能爲伯度一賦

劉忠愍公祠堂記

人臣負經國濟時之學者必有長慮却顧之見存愛君憂國之心者必有忠言讜論之陳幸而其言得行則足以防涓流之微柱履霜之慚而禍患消弭國家寧謐不幸其言不用而身以危其言卒驗而治以紊此忠義之士所以痛哭而流涕也翰林院侍講安成劉公球字求樂其學邃於春秋登永樂辛丑進士第授禮部儀制主事文行卓然爲學者所宗少師東里楊公尙書毘陵胡公雅相敬重正統初薦入翰林預修宣廟實錄書成授前職入侍經筵有啟沃之益歲癸亥殿庭有雷震之異

公上疏條陳時政得失凡十事以進言皆剴切最要者欲上總攬乾綱不使權移於下虜眾乘釁宜爲禦遏之謀疏入用事中璫見之慮見削奪深以爲恨日夜聚議必欲殺公以鉗言者之口尋假他事下公錦衣衛獄嗾司刑者加以非法公竟死獄中自是縉紳喪氣言路聲塞權璫益無忌憚專恣日甚司刑者怙勢作威薰炙可畏公乃於其家附其子以爲厲逾六年己巳秋虜果犯順權璫挾上北巡大臣懇留不聽六師出境遂以失律誤國死於亂兵司刑者亦爲廷臣捶死於朝朝野稱快公之言至是驗矣若公之心一出忠愛知有後患恆爲國憂故披瀝肝膽懇懇爲朝廷言之冀以感悟上心牧

權立政思患預防以興太平之業使用其言固國家之幸也卒扼於權璫言廢身危徒使其言中若著蔡夫豈獨公之不幸也哉朝廷念公以忠諫沒追贈爲翰林學士賜諡忠愍遣官諭祭于家復命有司肖像郡之忠節祠足以慰公之靈矣然未有特祠祭公者公之子廣東參政鉞浙江副使鈺乃市地邑治北構堂三楹龕於中以奉神主翼以祭庫表以崇門室於後居子孫以奉祀事以至齋庖之舍咸具焉郡侯許公聰邑侯唐公寬繼至皆給材助金以相其成祠始於成化戊子冬十一月而明年春三月乃訖工鉞以書抵京屬謙記其事于石用垂不朽夫表揚忠義以樹風教守令之職也不敢以

蕪陋辭謹爲之記繫之以詩曰人臣事君其道曰忠苟利於國不有厥躬侃侃劉公有學有操橫經講筵引君當道天忽示變爲戒孔昭宜修德政菑其自消訐謨遠歎乃具入告犯諱觸竅禍機是蹈謂公必斃我柄斯專豈意假手斃尤烈焉泰山鴻毛等於一死磔鼠踣麟快彼惜此帝念忠讜曰我良臣卹以渥典幽憤以伸爰配鄉賢五忠一節爰作斯祠式專對越公歸來只顧茲蒸嘗公神在天千載耿光我作此詩永歌公德子子孫孫承祀無忒

太平蕪湖縣重修廟學記

學校乃三代治民之具所以明彝倫淑人心厚風俗而

倪文僖集卷一五

六

興賢材是以後世率循莫之或廢況我國家化民成俗尤必以是爲先務任承宣者顧後於是奚可乎哉蕪湖爲太平屬邑有學在治東南一里許宋元符間始建國朝永樂初蓋重修焉景泰天順間嘗補苴罅漏僅而克支至是歲厯滋久風雨侵凌蟲蠹毀剝棟敗椽傾日入於壞成化丙戌德郡陳源來尹於斯謁廟周覽慨然興嗟遂以增崇脩飾爲任迺市美材傭良工經度而侈大之易其朽腐正其傾欹加瓦甍以厚其庇覆施丹青以新其黝昧殿堂齋廡悉復舊規復以師生合食之無所也建會饌堂三楹於堂左以藏息之無居也建學舍四十二楹於堂後舍後則建觀德廳於射圃以習射學前

則建題名碑於靈星門外以書科第氏名他若神庫官
廨門墻道路涵庖靡不完具邑佐陳侯侍御邑人黃讓
實贊其役於是廟貌儼如學官偉如蔚爲東南之冠教
諭長樂謝文禮訓導豐城黃樂金陵石正嘉侯興作之
勤不可使無聞於後乃命學子賁狀來京取文以記其
成惟夫庠序者國家之元氣也風化於

固無恙乎子適過而驚曰長春壽域中乃有斯人耶疑其年而問之曰彼何人斯樵子曰此人顧其姓昂其名世隆其字闕甲子三百誕彌之祥歲舍玄虎朱明屆孟莫莢始抽時也予聞而異其人遂爲之記

和州儒學重修記

和州之學舊有尊經閣在靈星門外前俯市河左通城塹右瞰廣衢水道環繞舟楫可行象古泮宮之制也歲久閣廢地爲豪家所侵築垣作室垂四十年致水道隔絕宮墻湫隘成化己丑太守萬州陳遜貳守會稽董錫相繼下車協心爲治顧而病之欲有事焉未暇也閱又明年惠敷化行利興廢舉始以其事達之董學御史陳

選遂復其地而通道於其上學門之前爲他地所隘亦買而開廣之伐石跨河甃泮水橋正接王道而達于河南夾道樹松柏百十株又甃小橋其傍以便來往岸南復買地百半丈以通左右而達于廣衢建泮宮育賢二坊翼於兩端學門庫陋則撤而高之倉庾傾圯則構而新之凡築墻以堵計者三百甃街以丈計者二百於是廟貌尊嚴觀深學宮恢宏敞爽林木蔽虧水波縈迴地雖復而壯偉迥過於昔矣費甚鉅皆資募助而不取於官役甚夫皆事傭僦而不勞於民相其役者則有節判龍游徐愔吏目博興劉澤贊其成者則有訓導淨梁許英遂安洪思琳工始於成化辛卯孟冬而畢於次年壬

辰季春僅六月焉亦可謂成之速矣和之耆老暨學之士子咸謂斯役也不可無文以紀其事儒學生馬永賢乃來徵言於予古昔堯舜禹湯文武身任君師之責以井田封建肉刑爲治以庠序爲教化之盛非後世可及周衰聖王不作孔子有德無位於是身任師道之責獨取先王之法載諸六經以教後世不過推明民彝物則之道而已凡有身者用之則修悖之則戾有家者用之則齊悖之則紊有國者用之則治悖之則亂有天下者用之則平悖之則頗肆生人得由斯道而不化爲異類者誰之力與是以萬世遵承袞冕尸祝崇事於學校禮之宜也故先王之法井田可廢封建可罷肉刑可除

惟學校則歷代相因而不可後其不以此與國家建學興化所以盡君師之責也然欽承德意以教學爲先非賢守令則不能今和之爲學敝隘已久莫之誰何一旦賴陳董二侯開拓修建煥然一新其振起斯文嘉惠後學至矣可不謂之賢乎諸子於斯尚潛心孔子所示之學窮經考古明體適用端正心誠意之功盡民彝物則之道近足以修其身而齊其家遠足以治其國而平其天下斯善學孔子者也如是則學有所本道德明秀殆見出於科目者皆實材用於朝廷者皆真儒豈非斯學之光乎是固國家建學與諸公興學之意也故因記其成併書此爲諸士勵焉

皆春軒記

常郡太守吉水龍君遵叙嘗扁其軒居曰皆春人因以皆春居士稱之士友雲間郁君景章嘗爲茲軒之客而坐於春風中者久乃來屬予一言以記將以爲居士贈而置諸茲軒子聞諸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何心也心乎生物之仁而已矣故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乾之仁也至者坤元萬物資生坤之仁也一元之氣渾淪旁礴資始資生未嘗間息雖則窮冬積陰若無春矣而一陽來復生意已兆此天地之心於斯而可見也至於三陽和氣充周萬物咸暢勾萌甲拆翾飛蠕動盈覆載間莫非春矣是時也無一地而無春無一物而非

倪文僖集卷十五

十一

春茲非天地之皆春乎人之有身天地之所賦也以一身視天地則天地爲大吾身爲藐囿於形矣以道視天地則天地此心也吾此心也形可囿乎人能心天地之心則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乾父坤母民胞物與凡與吾並生於兩間者孰非吾之所當盡心者乎是以君子同物我於一視洞入荒於一闔自一身之微而達之天下之大面背晬盎膚革充盈一身之皆春也父子兄弟一家之皆春也老安少懷各得其所天下之皆春也飛潛動植各遂其生萬物之皆春也人孰無此心也然性以情窒理以物蔽於是方寸之間自爲町畦利於其身隔形骸而分爾汝利於其家隔

藩墻而分比隣尙何望民物之皆春也哉雖然萬物向榮而一物獨悴則天地非全功滿堂燕笑而一夫獨泣則君子非全仁春未易皆也孟子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亦在其善推所爲而已矣遵叙天資醕厚襟懷洒落學問該博才識明敏容人之量宏愛士之誠慤而表裏一致焉其名軒以皆春者蓋能以天地之心爲心而欲充其仁者也故其以名進士拜監察御史知蘇之嘉定縣擢知徽州府今知常州所至推其所爲治官如家愛民如子布德施惠遠邇周浹被其澤者洋洋然熙熙然若遊春沼若登春臺非由其一身拍拍皆春何以致隨其所及而物物皆春如是哉用是上而巡撫重臣嘉其循良下而田里細民感其恩德推是心也豈惟一郡皆春而已不日大用是承上佐天子對時育物有不能致天下皆春也歟是用記之以俟

瑞芝亭記

成化八年六月二十九日福建布政司左參議盧君廷佐喪其先君子愛竹翁於金陵君聞訃卽日解任匍匐奔喪回家拊棺慟絕愛竹翁嘗得壽地於城東之櫟山廷佐乃扶柩於斯斲土穿墳親執其勞用朱文公灰隔法以葬葬畢廬墓側增培邱壠手植松柏悲號不輟人不忍聞然有母老在堂每念母時一歸省省已復詣墓所久之山培日高松柏日茂鬱然成林墓左右忽有芝

叢生甚眾蔽於茂草初不知也中有如盤盂者突出草際始覺而視之大小得十二莖有紫色者有金色者有五色者予嘗往訪之目睹其異嗟歎良久因名其所居廬曰瑞芝亭而爲之記曰人子之事親貴乎生能養而死能葬也竭盡心力而無所不用其極者乃子道之當然初非過分之事也然孝德之至可以通神明一念之誠可以貫金石况草木之微者乎此芝草之生有以見廷佐孝德之感也廷佐平時事親孝謹其居官也父母已受封凡得一佳帛一美味不敢服嘗必寄歸以奉親及居父喪不忍親在泉壤居廬泣血親培土樹松又時歸省母以致其孝遂致叢芝燁燁產於墓塋至十二莖

之多豈偶然哉夫芝草無根世不常有乃天地至和之氣所鍾秀此所以爲瑞也廷佐執親之喪惟知盡其所當爲而已抑孰知至孝感通昭格于天天得不生此瑞物以表異之乎且不於他所而生於墓塋其爲徵應蓋昭昭矣昔易延慶喪父廬墓側手樹松柏旦出守墓夕歸侍母紫芝生墓西北繼生玉芝十八莖人以爲孝感所致以廷佐方之其事正同於以見天鑒孝誠不以古今而有異也延慶之孝賴太宗文皇帝采入孝順事實以垂訓萬世廷佐之孝有能舉以上聞得不昭之爲世勸乎雖然能孝於親未有不能忠於君者也廷佐舉進士拜兵部主事陞郎中進今職廉名素著行將服闋趨

朝朝廷求忠臣於孝子正欲得廷佐其人以為用吾知廷佐以孝德推於有政其事業之恢宏德位之崇顯可以預卜矣遂用記之以俟

康寧窩記

勳業著於朝廷者必蒙優待之厚恩功名戒乎滿足者必保終始之晚節故大臣得君於上全名於下荷聖恩愈久而不衰者其感激思奮敢不佩服聖諭銘諸座右以示終身而不忘也哉此南京參贊機務兵部尙書兼大理卿程公康寧之窩所以名也公本新安名族移家河間早擅文名擢登進士列官禁近者久兩佐雄藩再領羣牧遂進都憲出鎮東陲入長秋臺肅清邦憲尋進司馬贊畫兵謀歟歷中外聲望赫然已而蜀夷不靖特命正位夏官總師西伐不數月夷境削平上甚嘉悅旌以兼官未幾以南京為祖宗根本重地遂勅公南來鎮守公早夜精勤百度修舉遠邇畏服中外晏然柰染足疾慮妨政務具疏力求閒退蓋思以滿足為戒焉皇上念公勳業之盛注倚方篤深欲勉留重違其意乃始曲從特降璽勅有茲特允卿所請命還鄉里從宜調治尙其勉進藥食用臻康寧疾若脫然去體其毋久安於家之諭其所望於公者深矣公拜勅懼忤厥疾頓減朝廷之於公何其優待之厚若是也哉公感恩眷乃取勅中康寧二字名其所居之窩朝夕瞻仰如對天顏其喜幸

爲何如耶夫皇上冀其康寧而復起者優待之至也公
功成名遂而身退者保全之方也君臣之道交相盡矣
雖然公出將入相材兼文武出則定疆圉安社稷入則
靖邦畿保萬民輔弼四朝爲國股肱心膂番番國老不
可一朝而不在位者則公斯去也其果長往而安老於
斯窩也哉昔宋文潞公彥博請老致任再起平章軍國
重事後請老復以太師致仕公雖抱微恙而年未周甲
況日臻康寧誠如皇上之所望矣尙若潞公復幡然一
出以宏脩大業待乎年至則歸老斯窩尙未晚也公卿
大夫多爲詩以詠美其所謂康寧窩者予僭爲之記且
以訊於公云

倪文僖集卷一五

五

金壇尹汪君瑞麥記

瑞應之來豈偶然哉皆一心之感召也心極其恭敬則
能體信達順凡所施爲自然各當於理治之所及羣黎
百姓莫不各得其安以至氣無不和而四靈畢至無非
是敬之功效也是知一心恭敬豈非感召之本歟故曰
脩己以安百姓又曰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此之謂也
觀於金壇縣尹仁和汪君仲和瑞麥之生有以知其然
矣仲和乃繡衣公之仲子翰林修撰伯諧之弟也明麟
經登壬辰進士第成化甲午拜前職先是凡天下縣尹
吏部率取太學生年深待次者授之往往以久淹仕途
而考覈旣嚴慮致廢黜驟得臨民心無固志而多爲身

謀惟圖一己之私便不顧生民之休戚欲邑之治不可得也朝廷知其然近乃詔擇進士之有治才者選補之治有異等則拔入爲臺憲於是人人以科目自重砥礪名節而縣令始皆得人斯民始皆得所若仲和則尤卓然者也仲和之爲金壇也有學問以爲之本有義理以養其心有廉潔以固其守孳孳然以德化民而不尙刑罰課農桑以養之興學校以教之卹其饑寒拯其疾苦均其勞役而順其欲惡蓋其存心處事一惟以恭敬爲主而無少惰慢是以民翕然向化而懽然愛戴遠近和洽協氣薰蒸發爲嘉祥去年二麥大收其中一莖兩穗者遍於四野是非仲和一心恭敬其何以感召瑞應之

倪文僖集卷十五

六

若是哉夫天之於人一氣相通此以和感則後以和應不啻桴鼓聲響之捷者也仲和爲縣方朞月之間政通人和上下充塞遂致歲豐麥熟兩歧呈秀家有足食之喜民獲養生之樂而邑以大治一何感召之速哉其爲德政之徵蓋彰彰矣一邑士民暨縉紳君子皆發爲聲詩以侈其美績庠生周昱衷爲一帙來請言爲序昔張堪守漁陽而麥秀兩歧其民有樂不可支之歌今諸君子歌詠乎仲和者如是則與張堪誠異世而同符也將見觀風者舉以上聞必蒙朝廷旌異之典太史氏錄之必續於循吏之傳不日入陟憲臺大其設施則德化所及當不止一邑而已也遂爲叙諸篇端以俟

句容龍潭新驛記

驛站之設所以通朝廷之使命待四方之賓客陸給以騎水濟以舟供其廩餼而便其馳騫者也是以上德以宣下情以達而庶事以濟爲治者其可後乎句容龍潭驛邊臨大江與江北儀真相對凡自北越江而南者必首抵於是蓋江南第一驛也自洪武初年設立然以其岸江而迫近於水頻年以來爲江濤衝齧岸日崩圯遂及是驛亦淪於水居者無棲身之地來者無止息之所驛丞新昌劉謙白其事於直隸巡撫都憲畢公公顧而病之曰是惡可廢而不復者哉乃爲擇地而重建焉於是相度其宜陟巘降原躬行閱視得隙地於歲積倉之

倪文僖集卷十五

七

西蟠龍山擁其後大江橫其前方山遠峙以爲印山水拱迎風氣完固誠悠久不拔之基也乃與應天府尹魯公府丞白公謀之而協專委通判李公董其役知縣濮公庠其材始工於成化乙未九月是年 月 日訖

工迎勞有堂燕室有寢享有內庖乘有外廡主吏有第役夫有區周以高墉表以重門措置有方程督得宜民不知出材之費工不憚趨事之勞棟宇一新軒昂輪奐規模勝舊遠矣謙以新驛之成不可無文以紀於石乃述其事造予而請焉予以謂凡事之興撤不有以倡率之則繼承者難爲功不有以繼承之則倡率者無所託況乎傳德澤布政令必事乎驛誠爲政之所當務者也

今是驛也荒廢無存賴都憲公相擇其地俾事興作而倡率於前於是通判李公知縣濮公仰副指畫得以繼承於後一旦易廢爲興起壞爲成制度宏壯有足爲江南列驛之冠矣是則非都憲公無以啟勗始之功非李濮無以任營爲之力上下相資始終相濟自是江濤不及形勢便安至者如歸永無後艱其爲利也寧有既乎遂爲登載於石使後來者有考焉

麻城縣新建南門橋記

麻城縣湖廣黃州之屬邑也其縣治黃河之南漢江之北四通八達之地城南有水一溪曰黑龍池春夏則水潦泛漲秋冬則水縮凝沍前人嘗架木爲橋梁以通往

倪文信集卷十五

六

來以其高而且危也商賈樵牧驅車馳騎與凡邑民之由於此者稍有不戒輒遭墮溺人多病之知縣事胡公琮舉丙戌進士先知江陵有善政巡撫巡按交章薦其材能召試果優等拜監察御史尋以註誤復改知麻城下車以來勤於撫綏矜卹疾苦脩舉廢墜不葺年間一邑以治顧木梁非經久之計欲易以石乃捐奉賞爲倡命僧人真亮等募財召工伐石於山以建之下列三券高一丈有五尺長十有三丈廣二丈有四尺凡用石以丈計一萬有奇石之灰以斤計十萬有奇鐵以斤計三千有奇米以石計五百有奇傭工之金計之以兩二百有奇經始於成化乙未之夏落成於丙申之春密築深

發堅緻完好殺高爲平易危爲安人不知材之出工不知已之勞穹然若長虹之互空而巨鰲之臥波也於是行旅無墮溺之患往來有坦塗之便矣方伯李公正芳邑人也借邑之僚屬暨士大夫僉謂不可無文以記其成請予爲記惟橋梁不脩昔人以爲過乘輿濟涉賢者以爲譏是故知爲政者之當務也況縣令爲親民之職貴在聚民之欲去民之惡則人心感悅親愛若父母政化所及蓋有不言而信不令而從者矣胡君之令麻城惟其心一於愛民視民如子故凡其所欲者必與聚所惡者必與去卽是一橋爲民之病思以利之雖費穰工鉅爲之不憚其餘從可知矣宜乎斯民愛戴有以服從其化也

倪文僖集卷十五

十九

倪文僖公集卷之十五終

倪文僖公集卷之十六

倪謙撰

贈貳尹俞君重理嘉定序

餘杭俞君貴芳爲嘉定丞九載矣秩滿上天官吏民遮道留不能得則相與謀曰昔事耕作體足沾塗橫吏漁獵寧卹有無俞君爲政而吾力已蘇矣昔事蠶織繰車夜鳴狡隸叫呶雞犬不寧俞君爲政而吾業已成矣煦寒哺饑子惠孺教自君之來民有父母鉏強植弱莠去苗登自君之來禮義以興其有功德於吾民者若是今以盈考而去雖不忍舍如玉制何曷若借請于朝庶得以久安吾民於是合四千餘人拜疏乞留詔可之陞食知縣祿俸仍舊職旣得請其民咸歌舞於道嗚呼爲俞君者果何以得此於民哉傳不曰民之歸仁猶水就下獸走曠是則仁者誠出治之先務治民之大本也世之吏民者率多酷刻以爲能壘斷以罔利其民視之奚啻寇讎不旋踵而爲其所訟者有矣安望其致存愛去思之感哉今俞君乃能使民如就下之水走曠之獸咸歸仰於旣去之後則其存而見愛從可知矣豈非行仁之明效也耶雖然官恆怠於宦成山或虧於終簣尙宜不變所守卒成嘉績吾知吏民之頌將不異於前日而聲聞日以大矣同鄉士友在京者榮其行需言以贈遂書

以復云

人年贈孝子王維學序

一氣運行于兩間而人物以生此性此理未始不同也觀夫虎狼之仁蜂蟻之義豺獾之禮睢鳩之別其靈固亦有同乎人者以其得於稟受之一偏惟人也全備萬物之理而盡其天賦之性是以與物並生而獨靈於物也或名爲人矣而夔倫之本乃不能然會物之不若盡其理矣雖物亦可以孚而格之何哉同此氣也同此氣斯能感之矣若侍御王公維學少喪父事母盡孝家無贏餘母辟纊易書以勸維學維學遵教厲志登進士第任四川道監察御史母老不任進道分祿以養之母尋

倪文信集卷十六

二

歿號痛頓絕奔喪而歸徑抵塋域旣襄事廬于墓側蔬食水飲晝夜哭不絕聲面黔骨立見者憐之墓前有陂曰洋洋鳧鷖遊狎其間翔集悲鳴若助維學哀者遇人不驚擾張羅可盡得人不忍捕之宰樹新植未拱舉手可折烏鵲舍叢薄遍巢其中童豎愛護不忍傷咸以爲維學孝感所致郡上其事朝廷嘉之詔旌爲孝子表其門以勵風俗維學致御史事已數年矣重荷宸恩至京廷謝比還鄉友方亮需言贈之予惟孝者百行之本萬善之原也能盡乎孝者則可以動天地感鬼神而況於人乎況於物乎惟維學孝親之心始終如一故其精神所感不惟化乎人而又格乎物也然人心不可以僞欺

而物情不可以僞得徵諸人物之協見其一氣所感之同維學之孝信乎爲可嘉矣聞其風者得不興起乎哉

送王廷器宰湖口序

金華王君廷器初拜九江之湖口令瀕行過別于余曰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始明茲將往宰一邑子亦何以贈我應之曰子不敏何足以知之雖然嘗聞之矣昔宓子賤爲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夫拔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爲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子賤善而行之而單父以治君能體乎斯言是亦子賤而已矣君試往治必有駢接而迎吸之者是則所謂楊橋也求味之美烏可得乎尙速其邑之耆老宿賢而求夫所謂魴者以咨其民所疾苦惡欲之方而建革施利以順迪其性所謂厚味者良在于是吾知斯民必皆欣戴其化信服其令莫不曰賢大夫誠我父母不然何知我之悉也何愛我之至也何使我安其居而遂俯仰之樂也而一邑翕然以理矣將見治績有成而聲聞騰播譬之行非爲影也而影自隨呼非爲響也而響自應矣則夫聖朝之旌擢豈復外於君乎昔曹參相齊延問蓋公而齊國大治用是道也廷器曰敢不承命遂以是贈之

常熟趙君維靜初授河間肅寧令同庠士友盧信偕鄉人徵言以餞且曰維靜務學明理始由髦俊貢之天朝而升諸太學世業儒醫於琴書之隙恆雜究丹書脉訣之秘故在京師藥人之疾累收奇效焉予曰醫之爲術蓋惜夫人之不知所養以天闕其生於是投以藥物起人於阽危而躋之仁壽之域其用心亦仁矣推是心以往則所以治人之道孰有外於是理者哉縣令者於民最親而休戚所係甚重一邑之內民有病者多矣或鰥寡孤獨疲癯殘疾者有焉或流離轉徙操瓢囊爲溝中之瘠者有焉或蠶食於豪右強奪於橫吏而疾蹙其首顛者有焉其氣也鬱而不和其聲也呻吟而不平若是

者固將望上之人之藥之也爲民父母者果克盡夫蒞滌之方則其痾瘵寧有弗瘳者乎維靜以仁存心則其藥物固已富矣茲而往療肅寧之民必能窮其受病之源酌其緩急之宜絃歌禮樂以導之務農力本以利之鉏强扶弱以綏之公平慈愛之化淪浹於其肌膚骨髓之內由是醫者舒呻者歌而疾蹙疲瘠者舉脫其舊日之患而安於衽席故曰上醫醫國此之謂歟殆見歲終稽事其獲夫十全之效也必矣維靜儒者也而醫乃其餘事予以其有合於治道於其行也故喻之以醫

送李教授赴廣州府學序

天地之氣混淪旁礴流爲江河峙爲邱嶽昭爲日星而

幽爲鬼神莫非是氣之所爲而人得之以生則所謂浩
然者也然而有義氣焉有血氣焉義氣者集義所生故
沛乎有餘血氣者失其所養則欲然而假人能自反而
縮以養成

倪文僖集卷十一

五

辭以養忠

漸平存絀血廉善夫其祖道明熾然而對人非自又而
然香出然而昏善廉滿而血廉滿善廉香果非祖道
爾欲東慨莫其皇廉之祖武而人昏之則主限祖階

倪文僖集卷十六

存行百教者大國禮而後已
思異端而制以節者必
之并始其人至先令命
來辨伏變御議之美昌
史監恭哀者必謝神靈
貝平國夷變更皇上宵
面之寄獨委以二司七
以匪得宏才舊德之士
之位多奏缺皇上集公
寄者秋官大司寇金公
上聞皇上擢公爲山西
公偕中朝大夫士咸以
政之名創於唐紹於宋
移之藩臣豈非示隆重
鄭州滿績入遷郎署宏
當山西一面之託責任
夏平陽堯舜禹之更都
度溫恭克讓之德師錫
來儀於變時雍之美昌
之化故其人至於今儉
思畏禍而怡以愉者也
洽於四海者久隨所向

而易於爲治矧猶有三
三五遺風

之地者哉公往而統治於是承宣德澤善政亟施以爲郡邑之表率誠易易也必使是民日以平康綏靖其卽堯舜之民矣則公無忝於岳牧之寄若然殆於相職匪特承其名行必有以踐其實嗚呼可不勉哉

送崔太守赴萊州府任序

郡守統治千里跨臨數邑田里之旌倪士女恃之安其生朝廷之政令德澤恃之以致諸民而郡守中立其間必屹若砥柱植若楨幹而後足以副上下之所恃夫事幾之無窮其源泉之混混也眾務之交集其揅度之隱隱也使不有以自立將順流而東之投土而難憑其曷能恃乎上下哉故郡守之任朝廷以爲重當有所補

倪文僖集卷十六

八

必預有所擇也比山東萊州府知府闕聞於廷皇上詢擇其人於公鄉大夫時主戶部事克讓崔君賢名素著而受知於少保尙書武英殿大學士楊公者久公首以君薦乃授君爲是郡守地官寮案諸公華君翹舉爰要予言贈之惟東萊禹貢青州之域地負山海利擅鹽鐵太公用之而富人管仲資之以興霸號爲盛強蓋自古記之矣君得有而拊之則政令德澤旌倪士女皆恃君之身以安以致果何以副厥望哉蓋君爲順德之廣宗人登丙辰進士甲第理河南司實閱六載果敢有爲而材德優厚以是理僻瑣之郡雖事幾無窮眾務交集猶屹若砥柱植若楨幹能爲上下之所恃矧當盛強之地

者談其克副所望也必矣或曰今之萊非向比也民之
流移者殆半是不然夫昔漢王成不嘗治膠東乎膠則
萊之屬也其流民自占至八萬餘口治有異等賜爵關
內俟其故何耶蓋以成勞來不怠可恃以安其生也君
誠若砥柱楨幹足以爲民恃則其自占又豈有異於成
哉治成之地而能不與之異吾知朝廷爵秩之賜亦不
與之異矣

贈長史楊先生致仕還吳序

邨王傅楊先生以年髦謝事將還故里審理李公合諸
僚佐設供張祖道都門外咸願瞻徘徊胥與感念曰先
生德及我輩厚今一朝辭位而去情何以堪雖欲留行

倪文僖集卷十六

九

弗可及已乃謀授簡於子俾序以贈先生而抒其情曰
先生嘗與子同官固所知也子烏得無言乎予曰先生
學端行潔器量宏深莫測端倪儀矩斬斬然而言論容
接則益如春陽之煦物也故居於鄉邨而人薰其德立
於朝廷而士宗其學史館編摩受知於聖明講筵啟沃
致重於藩邸天下大夫士聞先生之名者不問識不識
亟稱曰厚德君子厚德君子云走生也晚幸嘗從先生
之後而先生之盛名在人耳者有不待予置喙于其間
而蕪陋之言亦不足爲先生增重也諸君固要之子度
不能辭乃爲之序曰先生吳人也素有隱操洪熙改元
始以求賢起江東授翰林檢討預修仁廟實錄進編修

再預修宣廟實錄進修撰正統辛酉皇上以弟郟王當就傳擇宿德儒臣於翰林得先生命爲之輔未幾陞右長史朝夕納誨多所裨益踰四禩先生以年至求去上俞其請王若曰賢傳卽舍予去予將何以考德而問業乎疏奏留之更踰二禩而先生年七十有六矣求去益果王勉留者再四而先生之志訖不可奪遂蒙恩得賜歸老焉予聞凡去就出處何常惟義之歸先生彈冠而起拂衣而還進退從容無所愧怍何往而不得其義之安乎今之歸貌雖異乎壯老而家山釣遊之跡則固宛如昨也身雖涉乎隱顯而道義之具於一心則不因之而少有變也故曰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噫所謂厚德君子微先生其孰與歸審理君曰是可以抒予情矣遂錄之以識別

神京詠別詩序

神京詠別者何詠神京之景而別薛準宗禹假之以泄其思而抒其情也天下之景多矣獨有取於斯景者何神京王氣所鍾靈秀所發壯帝居而拱宸極是豈他景比況游於是而別於是固不得而外之也景之目者何居庸疊翠玉泉垂虹瓊島春雲太液晴波西山霽雪薊門煙樹盧溝曉月金臺夕照是也予閱之而歎人之不可以無友而友道之有益於人也柰何曰詩之爲教經之以賦比興緯之以風雅頌今是詩託比興於景物而

因以賦其事得三經之旨然其音節和平出於輦轂之下非風非頌大抵皆雅音也夫比焉興焉賦焉者率有意義豈不謂居庸之翠由積土之厚所發欲子積中發外之似之也薊門之樹由培本之固所達欲子培根達枝之似之也瓊島之雲斂散之無時虛溝之月盈虧之有候欲子體其變體其常也太液之波澄澈之無涯西山之雪皦粲之無滓欲子師其量師其操也以至玉泉之虹盈科而行金臺之日容光必照又非欲子之法其有本乎諸君子輔仁之益麗澤之資良在於是不然則諷咏之可也直言之可也何特規規於是而不寘乎宗禹可謂端於取友矣宗禹爲今應天府丞公之子年富

倪文僖集卷十六

十一

性敏學行勤懇受父母命畢親迎禮於京師將還親所宗禹往哉尙體咏歌之義益進其學修其行策名薦書以濟厥世美將見偕計而來筮羽朝列則今日詠別之地豈非他日立身之地乎勉旃無負遂以是冠諸羣玉

東吳處士鄒公敏有二男子一女子男子之長曰亮

南京秋臺司務次曰順北京冬官主事女子之夫則願行人睢也公用是游歷兩京名重公卿大夫間所至皆倒屣驚座今年夏自京師南還亮所未幾俄以訃聞凡朝野之士邇者遐者疏者戚者行相孚者齒相埒者靡

不浩歎惋惜發爲詩歌以哀輓之所以哀者哀公之德
腆而食報廉也哀公之鼎養豐而遽不祿也哀公之壽
甫逾六望七而卽止不前也哀公之老成典刑後死者
失所儀範也可哀者不一而足大篇短章川溢雲委予
聞之而心悲誦之而涕實也主事乃裝褫成帙挾之以
歸將使引柩者之歌之也嗟夫自虞殯紼謳而後有黃
鳥以哀三良有薤露以哀田橫今之輓詩卽其遺韻靈
輻在塗以是詩歌而引其紼吾知匪直宗族之姻聞之
而慟悼雖會葬之人莫不惻怛也匪直會葬之人爲然
雖行道之子莫不悽愴也匪直行道之子爲然雖天地
亦必爲之結陰而雲烟爲之改色也禽鳥爲之悲鳴而
泉壑爲之凄咽也孔子曰喪與其易也寧戚噫則是詩
之助其戚也不已多乎作鄒處士輓詩序

而長菴文集序

文言之成章者也道理之無形者也道非託於言其理
不能自明言非載夫道其文不能行遠周子曰文所以
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六經之文
唐虞三代帝王之道所載孔子之聖所刪定萬世祖之
不可尙矣戰國秦漢而下學士大夫躡塵嗣響者代有
聞人然求其言不畔道文不悖經者漢則董子唐則韓
子宋則歐曾及濂洛諸子元則虞邵菴焉上下數千載
間文章大家不過十數人斯亦難矣蓋文運與世運相

關文章之盛者世道之盛也肆惟聖朝汎掃區宇奄踐
唐虞之藩域光岳之氣於斯復完逮今治平幾百年鴻
儒碩士濟濟挺生匪惟侍從之臣恢張皇度粉飾太平
者其文超軼前古而奉將帝命者亦足鳴一代之盛焉
若成君始終是已君生十五年卽用志古學自先秦兩
漢魏晉唐宋近代諸名家之文靡不沈酣咀嚼茹其醜
吐其疵於經不悖於道不畔然後肆筆而形於言觀其
所著有金匱雜書百篇理筌三十二章記序箴銘賦說
等作共若干首亦云勤且富矣論辯明切辭旨雋永若
岩竇出泉迤邐而不窮若武庫兵森然無所不有若人
宗廟見三代虎雌瑚璉之器信非虛車而可行諸遠者
也君家常之無錫登正統己未進士第今拜大行人咨
謀宣度足跡殆徧海內齒方壯強而又資之以博洽其
學之進也未已晚年才氣益老勒成一家言俾董韓之
緒及君而不墜斯實予之所望也不鄙謂予同年屬序
其集故不佞而書其端

周同知輓詩序

嗚呼此爲哀輓同知建寧府事周公之什也予讀之不
能無感於衷焉公第永樂乙未進士入翰林爲庶吉士
擢廣東道監察御史於南京激揚彈壓威望赫赫豪黠
欺負之徒靡不聞風斂避而獨與今湖南房尹張先生
過從相得也蓋先生與公同出越之山陰予時年甫十

餘授業先生講下獲拜公風采公一見詫曰是子殆不
凡遽脫烏紗加子首顧子笑曰子異日名位當不在吾
下此其子有也子幼稚未有知識不知公何見而云爾
也然恆識於心而不忘後先生通姻於公而公之子鈍
魯數往來先生之門而子亦嘗識焉久之公以滿績去
得郡以治先生以文學起家尋宰百里邑自是聲跡不
得相聞接繼子偕計北上承乏詞林日獲交天下士每
遇聞人頌公之德者如出一口念公賞鑒之明果不予
妄宜其洞燭民隱而能得其心也及公解官歸故鄉遣
鈍補邑庠弟子員遂領鄉書會試禮部不偶卒業太學
一日過子家獲胥晤焉私恠其被服縞素徐而詢之始

倪文僖集卷十六

四

知公於正統乙丑某月日已物故矣相對爲之於邑茲
鈍歸襄葬事太學吳匯合羣彥成爲詩歌以悼公欲子
序其端嗟乎以予受知於公言猶在耳尙忍執筆序公
之什哉然諸君哀發于情悲傷惋惜固本於公碩德令
譽感人之深而然由今出於鈍之友而觀之是公之德
譽由鈍而益以彰也可不謂之孝乎矧鈍青年秀質學
行邃美已起而接踵芳塵簪笏之傳也可占不墜而魯
繼是亦將嶄然而出吾知公雖死猶不死也嗚呼仁者
必有後其信有徵哉俛仰今昔遂拔泪書之簡首

倪文僖公集卷之十七

明 倪謙 撰

序

虞山歸隱圖唱和詩序

虞山歸隱圖者爲琴川陳君性孚而作者也性孚少
隱操讀書虞山中杜門却掃不求聞達邑長吏廉知其
名以賢良方正薦舉之出爲衢之江山丞有惠政及民
聲績兼茂無幾念蕙帳久空草堂誰葺而白雲猿鶴之
無侶也將歸而終隱焉以償初志乃抗疏遺榮奉身引
退不翅驚鴻駭鹿之難羈也行人成君始終喜其行之
勇決手繪是圖復爲詩以發其志凡善性孚者迭從而
賡之成君以予職文翰且識性孚也旣索予和更需弁
以言辭不獲命輒爲叙之若此性孚歸哉尙遇幽人畸
士於清泉白石之側席落花汎羽觴取是詩擊節而歌
之殆必有賞音者矣遂書以歸焉系以所和詩曰

虞山繞衡茆蒼蒼開畫圖君昔杜門隱其處詩名磊落
聞江湖賢良一鶚忽膺薦披腹直上天闈呼與其邱壑
徒守株孰如致主追黃虞白駒無復歌空谷耿耿丹衷
志匡國爲丞捧檄莅江山社稷人民歸所屬撫字常懷
豈弟心光明徧照逃亡屋德化由來易感孚黎庶謳歌
總懽服故園花樹滿晴川歸夢夜夜飛吳天絲蓴玉鱸
味偏美幾載長竿閒釣船式微賦罷喜欲顛上疏乞身

通御筵詔書方報紫宸殿帆檣已拂滄波烟到家野老
應爭席拄頰看山日西夕翠靄深藏水竹居黃埃夏絕
輪蹄客君不見人生弱草棲驚塵古來賢達今幾存惟
有芳聲照青史何用躑躅依權門此去留君君不止琴
瑟離堂爲君理曲終強和歸來篇展卷揮毫自知媿

贈魏克明還南康序

刑部尙書南康魏公年甫六袞餘得疾乞致政朝廷素
倚重公勉留視事請益力廼賜璽書褒嘉給路費以優
其歸歸甫一載而竟卒訃聞天子悼惜遣使諭祭命有
司營葬事恩至渥也公冢嗣克明率二弟詣闕祇謝將
還鄉人寓京師者徵言贈之惟尙書公厚德雅望爲時

倪文僖集卷十七

二

名臣功在社稷澤在生民行績在太史振聲騰茂天下
所共聞垂芳無窮與霄壤相敝天不憖遺俾年未躋上
壽以歿雖若可憾然有五子十二孫蘭茁玉立以承其
家而克明雋偉敦茂尤其白眉者焉天之所遺其在此
也嗟夫代之爲理官者厥後多不揚匪直不揚亦多至
乏繼豈其獨不利於子孫哉任情倚法而高下其手雖
足快一時之私不知怨戾所積天監孔昭適足成身後
之累尙書公一念之仁隨地而著爲御史嘗便海民魚
課活西民時疫爲布政使民流綏輯以子之地旱致雨
以沐之爲亞卿平江右盜兵不血刃爲尙書整飭邊備
戍土安利至其用法平恕特緒餘耳所至惟知殫誠盡

職初豈計後之盛否何若而爲之然天報厥德不能不加厚於公宜克明鸞停鵠峙稱其家兒昆季皆賢從以孫子也克明昆季勗哉胥以繼述爲念修身慎行以迓承遺休務學敦禮以光大遺業出而掇科取仕則思遐躅是蹈否則亢宗紹統爲一邦之望族而罔貽李勣訾房杜之嗤其孝不亦大哉勗哉克明昆季

送連州朱太守赴官序

嘉定宋君廷玉拜東廣連州太守瀕行進士潘君時暘其鄉人也徵言贈之惟連州介楚越間僻在嶺表前古例爲謫地凡獲戾於朝者輒寘之若唐劉禹錫韓愈宋張浚輩可見不惟夷視其民而且輕視其牧何待連之

倪文僖集卷十七

三

薄若是也肆惟聖朝以四海爲一家中國猶一人雖遐陬絕域拊之咸同赤子矧近在南服之連者乎用是大剴積古之弊選授民牧率與中州郡縣等開科取士登庸其俊良亦與中州才士大夫不異其民竊自奮曰朝廷待連若是其厚吾輩寧容自薄哉故力本務學習尙醇慤逮今蔚爲佳郡所謂齊變至魯魯變至道者歟廷玉爲守於是蓋出於材選者也廷玉通伏氏經論秀於鄉登名太學天曹試所蘊拔寘上第遂得守連而連非昔日之連也夫朝廷旣不夷視其民而其民又能勇於遷化豈不爲易治乎以連之易治而能宣布皇上恩德以文翁教化爲先不騁材於期會以陽城拊字爲心不

銜能於催科彼非木石孰不感悅愛戴服從使君之令者哉天曹以連授君固謂君能盡是道者矣君其勗諸尙體朝廷待連之意

贈國子學正王先生赴官序太學豈非以昔之制南京國子監學正致政王先生受任將行客有徵言爲之贈者予嘗辱先生知雖蕪陋固當有一言識別況重以客之請乎先生世家湖之歸安蚤從翰林編修孟簡周先生游問學大有成就宣德己酉選浙江鄉試明年會試登貳榜不願就職去游南膠癸丑會試復登貳榜乃就儀真教諭丁艱起復改山陽通續九載進今秩先生端雅凝重言動有則望之栗然就之溫然蓋道德充

倪文僖集卷十七

四

物於中而醉益自見於外者歟先生之在江淮以師道自重設教有定規獎進無倦容隨其資之高下使皆得底成立故江淮士風丕振不下昔之蘇湖而遠邇矜佩仰其光縉紳譽其賢殆以爲胡瑗之復出也瑗之教蘇湖也科條備具從游者數百人慶厯興太學取其法著爲令召瑗爲太學官其徒益眾太學至不能容禮部所得士瑗弟子中常居四五伊川謂從其學者醇厚和易之氣望之可知今朝廷進先生于太學豈非以昔之待胡瑗者待先生乎先生茲往六館之士靡不動色相慶不特講下弟子爲然薰其德漸其化則醇厚和易之氣油然而生而從游之眾簡拔之多不待智者而可知矣

夫成已所以成物聖賢大學之道不外乎是而先生盡之能事畢矣故予於是行所以序先生道德之實若此若夫功名遠大之地進膺可期然先生素不以其累於心而予亦不敢以是瀆言之也遂書以贈

送王景和還金陵序

王君春景和字也其先潞洲人厥祖以茂材舉因至南京家焉景和與子居相隣比而少予一歲總角時常各挾書冊就鄉塾師講授以故相知有素其後稍長君以幹蠱遨遊四方而予宦寓北京音塵違越者頗久一日訪予靜存軒中卽其容則莊重修潔儼乎其有儀也聆其言則詳雅確實煥乎其有文也叩其所歷則羅浮武

夷三峽五嶺江漢河淮然後知其得於游之助也多矣夫夏蟲不可以語水井蛙不可以語海何哉所見者隘也景和足跡無所不到其目之所接耳之所聞不特踐前人陳跡而動懷賢弔古之心其日與四方賢士大夫伍而漸漬薰陶之益亦已深矣則所見烏得而不廣哉予亦有好游之癖然縻於職業不能暫離頃因使至恆陽不久而返未嘗一騁眉睫以豁平生襟袍安得不因景和致予之健羨也耶景和念尊甫士能甫定省久曠過子言歸乃酌之以酒而歌曰

江東之雲兮曰暮多我思美人兮鍾山阿喜一違兮在帝畿歲聿云暮兮胡遽言歸高堂有親兮違定省雨雪

載塗兮風色凜凜轅已駕兮不可攀美人復向兮江南
還篋有綵衣兮尊有春酒我亦有親兮安得相從君同
祝千萬壽歌竟酒酣遂抗手而別資寧曼辭陵而代賦

謝欽院判醫效序

謝欽院判醫效序

太醫院判士謙欽先生聖朝之名醫也僚友院士莫不
服其業之精理之明而縉紳大夫以至委巷士女莫不
奇其效之神也醫至於是亦至矣夫人具血氣之軀喜
怒哀樂熾於中風寒暑濕蝕於外差失所調病於是乎
侵焉輕賊其形重戕其生雖至親莫能復而孝子莫能
代也而醫也投以匕劑輒能安其危全其親而遂其孝
欲致人之弗感得乎此冬官亞卿王公所以有報於先

倪文僖集卷十七

六

生也公夫人病寒熱積數日不解舉家惶惶以先生有
鄉曲舊好趨告急焉先生往診之藥一再投而疾徐以
瘳公曰何其神也先生曰寒熱者客邪也所以害乎元
氣者也吾之藥內以護其真元外以祛其邪氣調和遏
絕使自遁焉彼剛峻之劑非不快於一時而不知元氣
抑已傷矣昔之善醫國者亦然養民以德所以護元氣
也禦寇以兵所以祛邪氣也是以伊傅周召培植六七
百載之商周蕭曹房杜能培植三四百載之漢唐率用
此道若商君之醫秦勁悍猛驚不貸毫髮痛剗而力鉏
之其國富兵強甚爲快也然四肢枵然而大命以隨適
所以蹙之也公爲朝廷良相用因以是告焉公驚曰先

生之德匪惟壽吾室家而又有所厚望於吾敢不服膺
乃授簡屬叙以爲謝予特爲書之使天下皆知先生非
直良於醫也

贈張行人詩序

句曲張君仲書正統乙丑科進士也觀吏部政逾年拜
行人司行人夫行人之官肇自周禮大行人掌大賓之
禮及大客之儀以親諸侯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
以待四方之使者此其職也歷代以來職無定名我朝
尤重其選銓授必以進士誠以其將命萬里專對四方
君德之宣國體之重於焉以係可不慎擇其人哉仲書
以詩經取高第爰當專對之任信無忝於厥職矣雖然

倪文僖集卷十七

七

適數百里有惘惘之色入直三省有刺刺之語此人之
恆態也則出使於外無幾微見顏面若殷員外者幾人
茲觀仲書受是職將銜命以出乃獨躍躍自喜而不卹
其他其志果安在歟予有以知之矣豈不謂在廷庶僚
限於職守多專而不咸惟使臣周咨博訪得以廣上之
聰明達民之利病使天下受其賜況乎當茂年負美質
轍跡所到探奇覽勝觀風考俗益足宏其學識廣其聞
見以爲輔理弼亮之助宜其躍躍自喜也仲書其亦有
志士哉由是迹其所至所謂若健者升梯舉足愈多而
身愈高矣使遇韓子於今日則必將以稱侑者稱君子
言何足增君之重也朝之大夫士凡善仲書者相與賦

詩爲贈謂予同鄉且厚是以屬爲序云

贈嚴正學序

子友嚴君正學爲安慶通判可誠公之季子也公丞上元時正學與予同被選入應天府庠未幾朝廷遣侍御史稽理學事以正學非邑民弟子不許正學退卽官廨攻舉子業年茂性敏而嗜學聲名籍籍也予暇日輒往訪之正學居一室圖書四壁與之談吐論英辯或時取壁上琴爲予鼓一再行意度洒如也善爲詩有思致一時知名士多樂與之游嘗當大比拔所得入試不偶遂棄舉子業篤志古學冥搜博覽於書靡不通究其志蓋不安於凡近也後侍父官安慶父卒歸鄉里藩省大臣

倪文僖集卷十七

八

知正學者爭欲使出門下遂就承事浙藩事畢謁選天曹予見而諗之曰以君之才則明達而敏以君之學則博洽而邃固大用之資也何乃屈節於是哉正學曰君子非不欲任又惡不由其道苟得其道於崇庠何計焉承事雖微猶可假是而行所學矧吾先君子亦嘗爲之者矣吾固不得而辭也觀其所負之大而甘所就之小若此其賢於人也遠矣茲得典傳儀眞過予要一言以別夫位尊而德薄者雖不與毀期而毀自至何則非其所當得也惟德位相埒然後謂之宜今正學德浮于位譬猶以合抱之木備榱桷之用見者必矐眙動容交口稱譽必求宜得之地以處君則高位厚祿之晉承可以

逆知於他日矣予與正學相知惟素而義不容默也遂序其出處之槩以致望焉行矣正學其尚懋慎之哉

贈李郎中陞秩序

都水郎中李君孟陽行在工部尙書友直公之子也尙書洪武末任北平布政司參政太宗皇帝舉兵靖內難留尙書守城及登大寶擢冬官亞卿深被寵眷遷至大司空正統戊午卒于位皇上悼惜錄其功遣官祭葬賜一子官授孟陽工部虞衡主事蓋特恩也孟陽姿貌碩偉器識宏達雖所職在山林川澤之事而朝廷以其長於規畫凡將作之經營繕治悉以委之以故三殿之告成百司庶府之翼正城墉之完固攄忠效謀實與有勞

倪文僖集卷十七

九

焉比滿九載適都水郎中缺員中外廷臣咸以爲匪孟陽莫勝斯任奏名于朝詔踐今職縉紳君子榮其績之成而位之進也需言賀之惟上天眷祐我國家不惟挺生奇才以匡翊景運於前必篤生賢子孫以承藉於後所謂世之不顯厥猷翼翼是已然朝廷於有功之報優其祿重其位以待其嗣人者豈徒然哉蓋以前人之德望之也昔周宣命仲山甫必曰續戎祖考王躬是保命召穆公必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未嘗不以世德勉之今尙書舊爲大司空而孟陽復陟冬官正郎則續之似之固朝廷所望於孟陽者也孟陽爲政旣焯有成績由是益加祇慎夙夜盡心以圖報俾仰不負於天子俯

不忝於前人則名位之進也未已世職之承將不有見於他日哉庸書此以爲之賀

贈國子學錄耿先生序

先生河東人也洪武中厥祖以閭右起實京師占籍應天之江甯故先生入京庠爲博士弟子性資警敏清洒不羣於書過目若不經意輒記不忘著爲文辭說理詳盡爾雅宏暢不尙奇詭博士甚禮敬之而同儕皆遜弗逮也予少先生十有二歲時亦在弟子列書舍與先生爲隣誦聲琅琅日相聞予方治毛氏詩思義弗得多就先生問焉先生和厚從容剖析必盡底裏不少靳嘗褒所爲文質之先生詫曰此非稚作也汝能是乎蓋與之

倪文僖集卷十七

十一

也不數載先生領鄉貢上春官登貳榜第得分教河間東光自是訛離而鄙吝萌於子心者多矣先生教有成法因人材質高下而導迪之故小大皆有所就而足以爲國家用垂滿以憂去官起復調永平其爲教不異東光時也茲以盈秩來朝天曹課厥績最等陞國子監學錄而予承乏詞林鳴玉曳履復得與先生聯班於朝豈非幸歟夫太學賢士之關皆天下已成之材所萃止也非厚德碩學之儒曷足以表率之哉先生始爲一邑師而教有成繼爲一郡師而教益振則厚德碩學固已馳譽於時矣今而爲太學師也豈不宜哉將見表率於上而諸生効法於下其爭相磨濯得不彬彬爲盛乎同庠

仕於朝者榮之屬言爲賀子必申以夙昔之好者以見先生善教之有素也先生名純字惟一姓耿氏云

贈仁和聶教諭赴官序

大年聶先生臨川故家子也軀幹魁梧學有源委材器雋爽不羈以儒紳奮嘗分教杭之仁和迎母就養先生傳經講道之餘歸率子弟奉卮進羞爲母壽母心樂焉諭先生曰汝父之沒也汝猶在腹及汝之生也聶氏墜緒不絕如髮不圖今日享汝祿養而孫枝滿前死無憾矣後果壽沒於學舍朝廷嘉其貞節下詔旌表先生解官歸葬制終改教常郡通閱九載績滿來朝擢授仁和教諭予初不識先生湖海之士持先生詞翰至京師者

倪文僖集卷十七

十一

予每見之鏘然韶鈞之鳴軒然鸞鳳之翥未嘗不誦而愛之而以未得胥覲爲歉侍御成君敬之常郡人也茲主於予家先生需次天曹時或過之因得叙數年相聞之好以償其歉予亦間造其館視卷軸之積几上者森如束筍又以見人之有求於先生者不獨在外爲然也夫朝之公卿鉅人知先生者不爲少矣使稍汲引之則掉臂於石渠昂首於蘭臺必獲大展其抱負乃以限於資格不皆加之意至於有意如予而又力不能爲也於先生之去能無介然乎雖然仁和昔先生孝奉貞母之地也先生躬行以表率之諸生感化靡不惇行孝行則其爲教有不徒事呻吟佔畢而已今復往也向之及門

猶有存者匪惟樂其業之卒成而後進之士得先生而
啟迪之得不同歸於造就乎予於是雖可爲先生惜實
足爲先生慶也矧先生材名德譽章章若是文學之任
豈足以久稽之耶杭之縉紳凡寓京師者屬言爲贈子
故不容以默也

續譜翰選序

宣聖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統而無其位慨道不行
於當時也迺載之於書以詔來世由是人極以立綱常
以正凡厥有生得並立兩間而不淪於禽獸之域所謂
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
平者也聖人有功於天下後世若是其遺德餘休得不

倪文僖集卷十七

十一

愈遠而愈盛乎故天地不壞聖賢與之同流而不壞人
類不息聖胄與之同存而不息觀諸孔君唯伯之所譜
益可徵矣唯伯別號若菴蓋主宣聖五十七世孫也系
本東魯自四十二世校書郎檜後唐同光間避難航海
始家溫之平陽實爲南孔之祖五十五世克愚隨父文
學翁任爲西湖書院山長因徙家於杭實若菴之曾祖
也故若菴今爲杭之仁和人南孔舊有家乘克愚嘗續
之矣若菴承父司封員外郎希德之命重加校錄始於
校書而終於五十九世彥澤支分派別昭穆秩然學士
大夫從而見之者莫不仰聖澤之深長歎後賢之傑出
咸著爲歌詠以美之若菴彙爲一卷題曰續譜翰選一

日手是卷造子謂曰諾闕里之裔孫也游學京師頃得
會大宗衍聖公彥縉於城東明照里第惠以太祖高皇
帝戒諭石刻本及魯司寇像手植檜銘金絲堂記各一
通屬諾來拜林廟諾不敏將有事焉欲攜是以爲合族
之華願一言弁其端惟能言其祖鄉子見稱若菴邇流
窮源修明世系豈特能言而已哉其致人之稱頌也宜
矣然詩有之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若菴誠唯世德是
求保有家聲而勿墜則克肖象賢信不媿宣聖之子孫
矣若菴尙念之哉是爲序

贈武學教諭葛君致仕序

京衛武學教諭葛君維鎮以年踰六十請老于朝詔許

倪文僖集卷十七

三

之將歸四明之慈溪子同年王君用節與君有僚友之
契爰屬子言以贈昔孔戣年七十三上書去官韓退之
謂曰君尙壯奚去之果戣曰吾年至一宜去吾爲左丞
不能進退郎官唯相之爲二宜去退之歎其賢奏疏乞
留以謂戣守節清苦議論正平筋力未衰不宜苟順其
求不留自助也夫以戣年當致事又處重難此其去誠
宜也而退之尙亟留之今葛君之年甫逾六望七不若
戣之多葛君之職事簡望尊不若戣之難而清節正論
不減於戣不知葛君負何宜而去也使遇退之必見惜
請留烏能使其遂所願哉雖然三揖而進一辭而退士
之節也老馬爲駒不顧其後詩人於是而興刺焉葛君

於永樂丁酉舉明經于鄉登宣德丁未春選分教聞之
晉江秩滿而遷京衛身任師道二十餘禩文武之士材
成而德立者中外相望其善之及人也廣矣故倦羽必
思故枝潛鱗必樂深淵道旣行於當時名圖全於晚節
若霽斯行若潦斯止亦其宜也是以不待年至而辭榮
以歸則其身雖退而德實進矣由是而觀葛君之去豈
爲無所負乎君之歸角巾藜杖逍遙徜徉指童子釣游
之迹尋海鄉鷗鷺之盟邦之人必相顧歎慕以爲香山
之老洛社之英世果復有斯人也不亦韙乎用節喜曰
吾子之言可謂得其心矣蓋爲我書之遂錄如右

倪文僖公集卷十七終

倪文僖公集卷十七

倪文僖公集卷之十八

倪謙撰

序

贈湖廣道監察御史沈君序

沈君廷器子同庠友也登正統戊辰進士第觀政刑部逾年以材選拜湖廣道監察御史或謂子曰廷器擢臺憲職之雄峻清要者也眾人以爲華廷器不色喜若慮夫任重責大之爲難稱焉子曰否廷器學贍才充端厚勤敏其在刑曹不數月而疑獄健訟咸能斷決郵罰麗事與老于吏者齒茲居太察正其宜也又何稱之難其必心存敬慎而著于色也夫器之受物也小者易盈而

倪文僖集卷十八

一

淺者易溢御史臨制百司糾繩不法威望凜然彼喜事者受之則驕矜自恣往往至於盈溢不以其器之小而淺乎廷器知朝廷假我以重柄者固將望我匡濟於治化也是以臨事而敬慎存焉由是器度宏深惟思致力於內而不知有華於外也功名事業得不茂建於天下乎然廷器之存其敬慎也何若亦唯中正是持而已蓋觀臺端之柏乎孤根特立挺拔直上故能貫四時凌霜雪鳶與女蘿非得附麗固不能以自立也善乎周書有曰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勢我所有也法我所用也苟不惟理是循而喜怒予奪率附麗以行其私必至於作威以削是鳶蘿之類也故必介然持其中正蹇蹇譔

諤無所依倚而不異於柏則節操之貞風采之振人心
之懾服從可知矣敬慎之存其在是乎予以廷器實棟
梁之具也故伸之以臺柏之說廷器其以子言爲然乎
否耶

赤嶺雲松圖詩序

襄陽均州學正鄭師禹先生篤信誠孝人也滿秩來京
嘗手一圖示予且曰夏世家菁田里之澄塘去澄塘二
十里許至安樂里柯山西南有嶺焉曰赤嶺先大父諱
天麟行億十八之葬地也以世父諱元行兆二世母李
耐焉而大母陳別葬穀城山之燕尾峯夏與堂兄蕃失
怙皆幼比長蕃登宣德庚戌春官貳榜第司教澍之慶

倪文僖集卷十八

二

元改青之博興夏之繼武則於正統己未沿牒湖襄宦
轍背馳各天一方而松楸之祭掃缺然賴有兄子熊克
承父志修厥歲事亦第乙丑貳選以出司教江右石城
則祭掃於焉益缺矣雖恆命子姪之家食者攝之然如
在之誠終莫能致欲乞假一歸用展孝忱而蛇豕橫道
又莫能達則此心歉歉殊無已也茲又當外補因繪赤
嶺雲松爲圖隨寓展觀雖弗克躬掃墓田庶其雲松常
接乎目而得以少慰其心也先生與夏有同年之雅其
尙畀一言以道夏之志也乎哉余聞孝子於親之歿睹
其詩書楮捲不能舉之飲之者以其手澤口澤之存故
也夫以餘澤之存且不忍忘況其體魄所藏之地而忍

忘之乎是以古者士去其國則哭于墓而後行蓋哀印
壠之無主必有返國之期也先生曩季子姓席祖考遺
德皆以文學起家聯輝競爽有光先烈誠士林所罕得
然而邱壠之違欲主守而未得圖返國而未能也自非
先生狀其景物常存於心目之間抑何由而寓其思乎
予知其每一披視則崇封峩峩儼乎其若堂也宰木森
森鬱乎其林立也蘋蘩椒荔肅乎登兆域而陳薦奠也
則其身雖去國而精神血氣固已默相感通於赤嶺之
下矣詎非善致其孝者乎先儒有曰不忘先塋孝之大
者也先生以之子旣道其志復系以詩使時歌之以泄
其思詩曰白雲兮英英蒼松兮亭亭紛瀾漫兮散復凝
蹇蔽虧兮先塋先塋兮何所柯山西南兮赤嶺之下競
懷祿兮遠鶩君胡爲兮心獨苦念遺體兮親支親何在
兮悠然以思駕言返兮故國路阻絕兮何之圖之成兮
宛可識君之睹兮伊驩匪戚皇風大振兮沴氣清遲歸
展兮明日

贈黎先生赴西安教諭序

大量黎先生臨川故家子少孤篤志務學不懈比長授
經於翰林吉士傅太常先生之門學益端邃宣德初來
遊南京卽以能文鳴今冢宰南齋魏先生時爲太常卿
名德鉅儒學者師尊之見先生所著輒加稱賞先生因
拜門下就正所業南齋深器待之子時爲郡庠生甫冠

鏡志于學先生不鄙忘年而與予友每聆其論議亶亶令人灑如也一時從之遊者屢集于戶雖武弁之士亦執弟子禮聲聞蔚然居數歲乃絕江而北去游淮陽淮陽之士執經而受業者視南京爲益盛也無幾又絕淮而北去遊都城都城之士執經而受業者視淮陽又益盛也正統己未予偕計上春官始與先生會于京邸方賴其資予所未至而先生被知己之薦徑赴池陽文學矣今年先生績滿來朝蓋相違十載而復會嘗得其雅齋集觀之大篇春容短章峻潔浩乎江河注而波濤之衝激也肅乎堂廡立而廉隅之整飭也其氣盛其才充故其辭日昌固可追古作者而無媿顧予學殖荒落徒

倪文僖集卷十八

四

勉然以應四方知己之求雖欲刊謝浮藻一歸大雅而力不能也於先生得無健羨乎夫以先生績學之有本授受之有自萍寓兩京尙能致從遊若是其盛況乎受朝廷之命任分教之職其爲盛也當何如哉宜其作成多士出登科第而最績書于天曹也茲膺明陟得衢之西安教諭西安之士沐先生之教彬彬成就將不異於池陽也又可知焉嗟夫今之爲師者率患教之難施才之難成往往以課殿被黜然於先生則惟見其易其賢過人不亦遠乎茲將赴官雖久欲相資而不可留也故子贈之以言然必道夫夙昔之好者以明先生善教之實爲予所素知也是爲序

贈應天通判蘭君赴官序

子嘗慕古之爲人牧者不徒績著於當時而名譽之美又能流聞於千百世而不泯果何道以致是哉迹其行事率務孳孳愛民不矯亢以爲廉不苛刻以爲能而循良之政爲可尙已以矯亢爲廉則甌塵釜魚非不能釣名矣而實惠不及於民徒廉也然一錢之選百紙之受者何害其爲廉以苛刻爲能則蒼鷹猛虎非不能集事矣而遺愛不懷於民徒能也然蒲鞭示辱征科政拙者何害其爲能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蓋必豈以強教之弟以悅安之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績惡得而不著名惡得而不遠乎以今而求循良之牧若

倪文僊集卷十八

五

蘭君景清固其人也君爲蜀成都之簡邑人自太學釋褐通守湖廣之常德以憂去官起復改南京應天聞君之在常德未及朞而去其民之食力於家者懷其德而靡忘士之宦游於外者頌其美而不寘竊意君爲郡未幾而感召之遠若是豈所謂能釣名而集事者耶及君辱臨敝郡始獲瞻拜下風挹其德容則端重而不浮觀其矩度則春容而不迫聆其言議則又溫厚而不伐也然後知君爲豈弟君子而非矯亢爲廉苛刻爲能者比也感召之速宜矣哉且應天京郡也其民萃五方之人事繁且劇初通守之缺也所司馳傳以請皇上命吏部慎簡賢者授之吏部卽以君應詔是則銓衡之知君又

已久矣夫以外郡而遷內郡地不同也而民固同自遠
戶而視近屢民不同也而心固同君茲往也孳孳之愛
循良之政必以治常德者以治應天則應天之民懷其
德士頌其美者甯獨異於常德乎然則君聲績之益茂
在此行矣予也喜劉寵杜暹劉寬陽城其人之爲吾郡
也故樂序以爲贈而深致吾民之慶焉

治亭登高詩序

九日登高厥有故事而南京詩社諸君子每歲九月九
日携酒榖登城南之雨花臺更番作主以爲樂惟正統
己巳以朝廷有事不果登今年八月十六日恭聞太上
皇帝鑾輿還復臣民罔不忻抃於是大司空周公之子

倪文僖集卷十八

六

仁俊作主折簡速賓欲尋舊盟適值陰雨以雨花臺泥
淖不可往改登治亭蓋治亭在城內朝天宮通明殿後
治城山上近且易陟故也至九日伏遇聖天子德音渙
頒大赦天下恩澤誕敷人心悅豫仁俊以爲聖化維新
理宜胥慶今日游樂云胡不可遂約會於道錄至靈胡
公文珪所是日所速之賓二十有八人至者則尙寶宋
士皋黃門劉有融翰檢王之深進士陶元素揮使彭大
用士人徐時用江文初賀存誠蔣主忠嚴克企張廷桓
張志確金彥端李啟明葉廷玉吳宗啟方元服以及道
錄元義李明善萬宗賢時天已開霽諸君褰衣登山拾
級而上亭左右草木蒙密後有竹林森茂於樹罅間俯

視居民萬屋鱗次石城壁立縈迴勢若飛鳳西瞰長江
若匹練在地東望鍾山又若蒼龍起伏黃金殿閣隱映
紫翠中佳氣鬱勃皆接於几席之上諸賓列坐亭中僅
而可容仁俊持觥捧觴以享賓酒數行而止請自亭而
降仍至胡公所則已張筵以俟復以次序坐笑語歡洽
酒行無算或謂今逢菊節乃無黃花可對非負美景乎
胡公亟取一盆置堂中諸賓益喜更迭傳令舉觴不如
令者浮以大白藹然斯文之樂也酒半仁俊起曰勝會
不常豈容無述盍舉唐人獨在異鄉爲異客每逢佳節
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徧插茱萸少一人一絕分韻
賦以詩紀一時之勝可乎諸賓曰諾皆卽席賦成而韻
獨不及予意欲予爲首敘也日將夕諸賓皆霑醉散去
其不至者仁俊亦遣人投韻索詩翌日詩皆就仁俊積
爲一帙示予予讀之則曰先正有云士當先天下之憂
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諸君子昔也遭時多故則懷忠
憤之誠可謂先憂矣今也萬方歡慶斯講游觀之好豈
非後樂乎然諸作鏗鏘要眇冲淡和平不惟在位者類
皆能言之士而韋布邱園者亦足以鳴國家之盛焉於
是而知岩穴之間有遺材者多矣惜予力綿弱不能以
汲引之也姑因序其什而深致意焉且予承乏詞林者
久茲得請歸省幸獲從諸君子之後明歲北覲此會不
可復得是用紀其勝而不辭

南京禮部尙書王公輓詩序

太宗文皇帝龍飛改元之初首賜進士曾榮等四百人及第出身有差復簡拔秀異之材二十有八人入翰林爲庶吉士蓋所以上應乎二十八宿也今南京禮部尙書臨川王公實與焉賜閱中秘書日勅大官具食夜給膏火費萬機之暇上每躬課其業嘉待優禮倍萬恆品所以儲養造就爲後日密勿贊襄之具也公長身美髯昂然朋行中上獨異之已而擢翰林修撰陞侍講進學士職上累北征沙漠公必從行逮仁宗昭皇帝宣宗章皇帝尤見寵遇陞公禮部侍郎入內閣參預機務正統間修國史爲總裁開經筵爲講官彌綸啟沃厥績維懋

倪文僖集卷十八

八

國家以南京爲根本重地鎮靜碩畫必藉威望老成之人於是命公南來公至是甫及二載而溘然下世矣可痛矣夫謙有二親在堂得請歸省適值公喪啟行還葬時公卿大夫士執紼而送者數千人謳吟哽咽發爲詩歌行道聞之莫不掩泣公諸子乃錄其可知者得若干首聯爲一帙而命予序之嗟夫國家以公爲四朝老臣實維文廟培植以遺後者故都邑之重惟公是託所以宸衷無南顧之憂者有公在也今公已矣國失所倚而人失所望則凡有知者孰不泫然哀之乎哀不能已而胥著於言予以見非一人之私情乃天下之公義也故爲敘于篇以備史氏采錄之一端云

贈天文生萬英序

雲夢萬君英字世才通歷數星官之學今年秋當道薦其名于朝上命禮部欽天監試之術果精習獲補本監天文生交游者咸榮之徵言以贈惟星歷之學尙矣以歷數言則自伏羲畫八卦以象二十四氣炎帝分八節以紀農功黃帝迎日推策乃使羲和占日常儀占月車區占星氣大撓造甲子隸首作算數容成綜斯六術考定氣象建五行察發歛起消息正閏餘述而著焉謂之調歷而後世本之然以聖人之智其於天地之理陰陽五行之運日月星辰之紀考驗推測無有不盡其立法倚數固宜歷萬世而不忒也然傳之稍久其應輒差自

堯舜三代及漢唐宋以來歷未嘗同何也蓋天地之數妙不可測者常在於毫秒之際而其象與氣推移贏縮亦有時而不齊積以歲月則不能無差理固然也聖人不能使歷無差而能因其差而是正此歷所以屢變也以星官言則自黃帝創受河圖始明休咎降及高陽乃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堯則命羲和出納日月考中星以定四時舜則在璣衡以齊七政夏則昆吾商則巫咸周則史佚諸侯之史則魯有梓慎鄭有裨竈齊有甘德魏有石申皆掌著天文各謹圖驗其巫咸甘石三家後代宗之而相傳至今者也肆惟聖朝祇若天道治歷有法而無所差忒觀天有器而無不脗合所以前民

用而授人時占吉凶而審災祥者亦已備矣自非性識
明達深究古學豈能極占步之妙哉英較試其術旣已
精習而無忝所薦則推氣數以驗天常觀天文以察時
變必能舉其職業矣職業能舉祿位由是而進焉英聲
茂實能不著聞於觀臺之間也哉英益勉之庸書以俟

贈陳編修歸葬詩序

景泰紀元之春子與黃門司馬先生自朝鮮使還至遼
陽聞編修陳先生奉命來祀北鎮祀畢詣蓋牟啟父櫬
迎母歸蓋尊甫姑蘇人宣德間謫戍於是以致而母因
寓焉故也子乃偕黃門聯騎往蓋牟致祭墓下升堂拜
其母期同還朝而先生啟窆未及遂抗手別不數日先

倪文僖集卷十八

十一

生至京暫厝父櫬都城外奉母居官舍當是時先生卽
欲歸葬以入仕未久不敢言私旣逾年先生書滿考稱
天曹奏賜勅命當贈父如子官母封孺人先生曰是可
以言歸矣疏其情以聞詔許之昇櫬及母發舟而南同
寅諸君子咸著爲歌詩以詠別謂子宜序子不敏何敢
僭於斯竊聞宋魯之犒贈也乘韋先而吳鼎後是以不
辭嘗觀世之故家令族不幸而遭遷謫者多矣往往星
馳水逝一去而不返其能故國之復者幾何人哉先生
當門祚中衰之秋父母昆弟越在海東而先生巋然若
魯靈光獨存京師蚤莫淬礪肆力問學大有所就竟以
明經領薦策名進士爲第一甲第二人拜官翰林入侍

經幄卒致父櫬返于祖塋母氏歸于舊廬荷龍章寵錫
光賁存歿故國旣去而復歸門祚旣衰而復振骨肉旣
離而復合非由先生之克子能若是乎先生之歸也襄
厥大事敬恭桑梓孝親之念可以無憾矣然皆上之賜
也肆惟皇上富於春秋懋隆聖學而先生爲經筵講官
以啟沃爲任固不宜以久去也故曰君子不以私害公
不以家事辭王事尙式邁其歸以副同寅諸君子屬望
之意可焉是爲序

賀曰溫孫先生壽七十序

國博豐城竹軒孫先生有子五人謙識者三人也謙爲
童子時嘗從春坊諭德臨江黎先生游獲拜今致仕都

憲公曰良先生與公同謫宦居南公遇物豪暢器度宏
厚謙心慕之蓋都憲竹軒之次子也謙在京庠時獲執
弟子禮於教授曰讓先生講下先生善於啟迪深承獎
厲謬領鄉書以出謙心德之蓋先生竹軒之季子也謙
在翰林時獲與侍讀曰恭先生聯官先生先達老成廉
介方古謙心敬之蓋侍讀竹軒之中子也三君子材德
聞望中外相埒餘三人雖不識晚蘭崖桂之華珠聯璧
合之美當不異也矧曰儉先生仕不出鄉又早世曰溫
先生初不仕謙不之識也固宜使曰溫先生亦出而用
世材德聞望詎後三君子哉先生有子約以禮經登鄉
選升諸太學循例南歸省侍其親時教授先生主客禮

部謂兄今年七十九月十日其初度也乃篤愛兄之誼屬筆於謙俾敘寓歸爲兄壽謙聞曰温先生性孝友好施子重然諾長身脩髯言默可則嘗歎世降俗媮乃合邑之好禮者三十餘每旬爲敘倫會崇儉任眞去奢革僞爲遠近所稱道是知先生雖不一試以澤潤生民而德之薰沐於鄉邦者亦已深矣然則先生臻是壽者乃天因其材而厚之者也譬則蒼松翠柏有棟梁之資隱於窮林邃谷不爲匠石所採錄俾得以歷寒暑全天年固其理也先生之壽豈異是也哉越是以往由耄耄而臻期頤有不可以限量之矣謙媿無文承命不容以默遂書此爲千里賀

貞節堂詩序

貞節堂詩者乃縉紳大夫爲王君允母孺人劉氏而作也孺人年及笄歸王君雲年二十有六而寡生二子允方五歲信方三歲土無舅姑下無童僕粥粥子立飲蓼茹荼誓守其志躬勤紡績以撫諸孤允年七歲卽授以經遣入郡庠爲博士弟子員鬻簪珥市典籍以資其學視其勤惰時加獎厲故允業成名立登正統乙丑進士第拜福建道監察御史今孺人壽躋七袞康甯無恙此貞節之堂所由以立而縉紳大夫之詩所由以作也子聞之易曰貞者事之幹也又曰貞固足以幹事夫人之遇事所以頽墮不立而失其素志者不貞故也知事之

爲正堅固確守無所移易是之謂貞君子處事莫不當
然而况婦人從夫之義者乎在恆之六五有曰恆其德
貞婦人吉傳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終守從一其
德恆矣此所以爲貞也孺人以盛年嫠居甘心窮約教
育二子自鬢髮以至種種守其從一之義近五十年志
操堅確凜然如秋霜烈日其德之有恆如此謂之貞節
不亦宜乎彼有徒慮餓死自失其身以淪於禽獸之域
者聞孺人之風媿死無地矣昔衛之共姜守義嘗作柏
舟之詩以明其志當是時陰教行于閨門先王之澤未
泯夫子取之所以爲世勸也諸君子詠歌孺人之節大
篇短章極相推美使觀風者采之以附柏舟之什而傳

誦于天下後世其於共姜又何遠乎國家興行表厲風
俗凡閨闈士女有能守義若共姜者輒旌其門若以孺
人之節上聞予知旌門之典不旋踵而及之矣矧御史
君身躋顯融躬致祿養蹇諤之操著于臺端朝廷乃推
所自將必錫之宸章寵以命服以爲孺人榮又以見天
佑善人其理不爽死者有知甯不含咲於地下乎嗚呼
御史君之名由孺人之教而有成孺人之節由御史君
之孝而益著是皆可書以爲世之爲母爲子者勸也用
是述于篇端曰誠人貞吉矣

然而贈御醫孫先生醫效序

少保兵部尙書于公之墀錦衣衛千戶朱驥患傷寒疾

既愈而復作勢日向劇賴希賢孫先生治之而愈驥感其活已且念其術之良也徵予言以彰之子聞昔漢張仲景本內經難經之旨著金匱玉函經及傷寒諸論其論六氣之所傷最爲詳備晉王叔和纂岐伯華佗等書爲脉經敘陰陽內外辯三部九候分人迎氣口條陳十二經洎三焦五臟六府之病尤爲精密二氏之書誠千古不刊之典也後之學醫者莫不本之近世以醫鳴者曰劉守眞張子和張潔古李明之輩號稱醫道中興守眞子和攻伐邪氣多用宣洩之法潔古明之護養元氣多加補益之功蓋皆明夫氣運之變而通於陰陽之化者矣今之言醫者莫不宗之先生之爲醫也精究張王

之書深傳劉李之妙其攻病也陷陳克敵若韓彭之用兵其養病也綏輯拊摩若蕭曹之治民辯證於指下取效於目前隨宜應變未嘗才失一焉異乎世之泥古守常者矣是以先生之醫著聞京師凡嬰疾者必往求治屢集戶外至不能容而先生應之亦未嘗以富貴賤貧而有所擇也夫疾既愈而復作他人治之孰不以爲難也在先生則易易焉其術之良豈不於是而可信乎惜予言不足以彰先生之美而盡驥感德之情也先生浙之仁和人世業醫永樂初侍父居太醫院今爲御醫其學得於家傳尤多云

京衛武學教授銅梁王君用節用薦擢河間府知府或有言於予者曰河間大郡也密邇京師頃者胡虜犯順震驚畿甸河間之民倉卒駭散輕去城邑賴天兵掃除遠竄漠北其民稍稍引歸喘息未定心迹未甯王君茲往不亦難於理乎予曰不然駭散者非其民之罪也守土者之過也使守土者能捍禦以爲之保障則民有所倚而不懼矣至乃奉身先逸民有不從之者乎惟其如是故朝議以爲保障其民惟王君爲能故共薦之而王君者由進士起家爲刑部主事以事解官大臣交章論薦復起而任教職學術之正足以啟迪乎後人材識之優足以建立乎事業今奉命出守雖當乍散復歸之餘

從而推誠布公宣德振惠以修內政興治補弊思患預防以禦外侮民有所倚必帖然而甯謐矣譬則良醫之治羸病而投以參苓之劑慈母之字孺子而審其惡欲之方病甯有不瘳而子甯有不安者乎吾見其易而未見其爲難也昔漢朝歌盜賊充斥鄧騭舉虞詡爲之長故舊弔之詡咲曰不過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及到官設法擒戮境內獲平後遷武都破敗羌眾招還流亡假貸貧民開通水運家給人足一郡以安故艱虞之際立志立功之秋而謂玉君難之乎予徐待之其聲偉績不久振聞於都下矣或者無以對未幾用節啟行諸同年仕於朝者咸出祖以餞之子以在列因舉與或人言

者爲監察御史張君孟弼告孟弼請遂述之以贈用節
於是乎書

贈蘇郡太守汪君序

大江之東郡之大者以姑蘇爲稱首戶口之版土田之
籍視他郡奚啻倍蓰故生殖富而愬訟繁其財賦之上
供于京者以億萬計然欲使其民禮教興行姦冗屏息
遂俯仰之願無征科之擾非有宏傑之材爲之守煦之
以仁制之以義繩之以禮約之以法而由之以誠未見
其政善民安而悅服於心也故凡爲守於是者恆遴選
其人焉比者蘇守以缺聞皇上博簡羣材而得地官正
郎汪君清夫遂以授之清夫爲隴右義武王世顯之後

倪文僖集卷十八

二六

自金入元代有顯太與子同登己未進士第居地官之
署十有四年矣材有猷爲而不爲威武儼觀其當皇上
臨御之初虜寇邊關奉命與將臣率兵邊之還守京城
躬擐甲胄不避艱險尋命入陝選領鄉兵入援事定還
朝或邊糧之當積或餽道之當理必命清夫往治咸稱
厥任其材之宏偉著于朝端久矣今俾出守一郡人多
爲之惜予則以爲宜也何則蓋清夫先君子宗賢嘗通
守淞郡有能名清夫實侍左右淞與蘇地若齊魯然土
風民俗固所素諳者也以宏偉之材而居素諳之地仁
義之施禮法之布一出於誠而無僞政有不善民有不
安予不信也矧近之爲蘇守者前有況公後有朱公况

之治也以剛果朱之治也以簡靜而皆臻于理清夫茲
往將爲况之剛果歟抑爲朱之簡靜歟昔趙廣漢守潁
川以威名聞韓延壽繼之以禮讓化及黃霸代之務以
篤厚因其迹而大治今之蘇殆不異古之潁川而君繼
二公之後將不異於霸也審矣他日政理有成聲績兼
茂其致璽書褒美入於廟廊又豈異於霸乎尙慎旃哉
凡同年而升者燕餞其行謂予載筆于朝屬序以贈

倪文僖公集卷十八終

倪文僖集卷十八

七

其回平而我香無贈其存罷于離花千博風其恩限
英其廷爾書褒美天賦靈灑又豈異於霸乎尙慎旃哉
二公之對郡不異於海國者矣昨日施旆齊東氣屬
穰穰固其數而大命全茲茲不堤古之潁川而君繼
其迹其簡靜讓讓而化及黃霸代之務以篤厚因其迹
而大治今之蘇殆不異古之潁川而君繼二公之後將
不異於霸也審矣他日政理有成聲績兼茂其致璽書
褒美入於廟廊又豈異於霸乎尙慎旃哉凡同年而升者
燕餞其行謂予載筆于朝屬序以贈

倪文僖公集卷之十九

明 倪謙 撰

序

贈都憲王公詩序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王公公度二親相繼早世皇上御極之初嘗推恩賜勅贈其父爲給事中母爲孺人矣又三年復賜誥加贈父爲僉都御史母爲恭人公思欲錄黃燎告邱隴時奉勅總督江淮漕運撫巡畿甸郡邑屬頻歲河決爲患水旱饑疫相仍民生寡遂公勞心焦思方務築塞賑卹未敢言私今年爲患者已息相仍者已蘇時漸康復歲之秋仲還朝議事始疏其情上陳乞歸

倪文僖集卷十九

一

展墓皇上若曰朕倚卿以國計之重民務之殷而卿眷念桑梓孝誠可嘉事畢卿其速來以副朕望於是錫楮幣爲道里費俾乘傳歸以寵榮之恩至渥也陛辭朝之公卿偕同年諸君咸賦詩爲贈而授簡於予以敘之予以謂君子盡心主事不以私而害公者急君之義也報本反始必先公而後私者厚親之仁也孟氏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忠孝盡於君親而仁義之德著矣非公之謂乎公之先湖南人移家河州早遊庠序以明經領薦陝藩擢魁春官爲名進士拜戶科給事中進僉憲再進今職其在朝心數上書論天下事當鑿與北狩權姦誤國則奮大義以快眾心及逆

虜犯順提兵追擊拒扼邊關則揚天威以挫勅敵其奉
命以出揀災卹患還定安集則化凍餒爲飽煖轉呻吟
爲謳歌民賴全活者以億萬計有優爲之材而又有剛
大之節果何爲能然哉蓋公性資英邁識達政體其浩
然者有以充於中故表然者有以著於外也是浩然者
在天爲景星爲卿雲在地爲醴泉爲朱草在物爲麒麟
爲鳳凰人爭快睹之而鍾之於人則爲雄偉不常之器
皆是物也公得於是者獨厚是以發爲事業磊磊落落
功施於社稷澤被於生民豈惟天下想聞其風采而名
之傳諸後世垂諸簡冊可得而泯也耶公之歸展敬親
塋龍光輝赫照映泉壤邦人必皆歆豔歎慕以爲西河
之間前此未有也于以見皇上體人子之心而遂其孝
而公之德實足以承之所謂非閭里之榮邦家之光者
也故子樂爲天下道之若夫過歸就職仰承睿旨此公
之志也而詩已具矣茲得而略焉

送王公珮歸侍詩序

太醫院士松月王先生正統間以老謝事其子公珮自
淞來京代之先生獲歸佚於鄉余時恆於士大夫所會
公珮接其儀度言議雅愛重之以爲若公珮之才宜就
儒業以出足爲天下用乃羈於醫曷克展邪及其卜鄰
甚邇朝夕往還益洽然後知公珮幼從內翰楊廷端先
生游學有授受爲亞卿周公侍御趙公郡博孫公所器

待咸欲舉入郡庠而公珮亟以代親爲事不果其孝可嘉矣公珮攻書喜吟詠每偕二三友過子靜存軒中篝燈夜酌輒投壺聯句以爲樂酒酣奇語疊出拊掌諧笑興意洒然胷中抱負何如也見予鄙作必加賡和頃刻數十篇不厭睹其詞鋒差差余固歛鍔之不暇也景泰改元公珮隨王師往平閩寇而余亦乞假歸省遂爾闊別明年子還朝又明年閩師始班公珮以功授醫院幕職食其祿不事其事乃復胥晤暇卽尋盟過從情好固不異於疇昔也茲公珮念二親衰暮久曠定省得請于上翩然戒歸余性木鈍不能俯仰與世諧賴公珮不鄙棄予今其歸矣則酬暢之樂誰歟望之及思公珮始之

倪文僖集卷十九

三

遺外功名甘就醫業者旣爲親而出今之登名仕版思盡榮養者復爲親而歸一念之孝始終在親子敢以朋友私分悵悵於其去乎於是舉觴餞之而歌以侑觴曰南風之薰兮三泖波九峯無雲兮鬱其嵯峨君茲歸止戲綵服而進春酒兮親亦怡止髮皓而顏酡燕喜之樂兮柰爾何朝家需忠賢以翼理兮惟孝之求豈容君兮抱道不試而遠遊車載脂兮馬就服君來朝兮吳淞不可以久留歌竟在坐之賓咸歌詠以餞之命子序之然必及夫交誼者以見公珮與子斯文之好若此也

贈內翰戚文端序

古人論不朽者以立言與立德立功並稱故君子道明

于已而不獲見諸行事則必立言以垂後若史氏之職是已三代以上之史卽詩書春秋皆經聖人所刪定不可尙矣秦漢而下其英君詒辟之盛德大業賢臣名士之豐功偉行與夫一代典章法制之施理亂汗隆之跡使後世得以究其顛末詳其是非逮今久而彌彰者不有賴于史筆之存也耶使無載言之筆雖功高德懋孰爲傳而有聞乎是惟言不朽乃功德所由以不朽宜其稱之並也以立言爲職者其重且要不亦明甚矣乎今之史職在翰林曰修撰編修檢討朝廷於是職必慎簡甲科文學之士以充而餘姚戚君文湍獲拜翰林編修蓋出於慎簡也文湍自幼侍親宦途夙承家學性精悟

不凡年十五六時操筆爲文章雄詞麗句已累累不窮比弱冠其辭益騁若百金駿馬追風絕塵逸氣橫出蓋其得於天是以過於人也予每期文湍之才足以魁多士居翰苑而無媿其後出領秋薦果登進士高第選翰林庶吉士被擢爲史官竟如予之所期但少歉於魁名耳茲文湍旣陟清華禁近之地任立言要重之職則纂述鴻猷鋪張盛化褒功贊德著于簡冊以傳信於天下後世者固朝廷所望於文湍者也而無識者類以閒冗視之尙曷足與議也哉顧予學殖荒落亦嘗職立言而不知所以言以今觀之增愧於文湍者多矣然則文湍善培積而不已其嚮往可勝旣乎太醫院士滑志庸君

鄉人也榮其拜命來需贈言子與文滯交最久知最深
故喜一道之以見朝廷用賢當其才而且爲吾黨賀也

贈刑科給事中王君序

給事中言官也以諫爭封駁糾劾爲職在昔諫議拾遺
補闕卽其任也古者諫無官工誦箴諫誓誦詩諫公卿
比諫士傳言諫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上自公卿大
夫下至士庶工商無弗得諫者漢唐以來諫官始有定
員以天下之政四海之務得失利病萃於一官使言之
其任不亦重乎是以天子深居九重而耳目所及罔不
周知者由諫官以言之也爲是官者必練習憲章明達
治體有長慮卻顧之識存忠君愛國之誠袞職有關則

倪文僖集卷十九

五

犯顏而不難大臣有失則直指而不忌誘以厚利而不
動臨以白刃而不懼然後爲有以盡其職也易曰王臣
蹇蹇匪躬之故斯之謂已雖然進言固難而納言尤難
鴻惟皇上言路大開納諫如流爲言官於今日者豈不
足以行其志乎瀘川王君廷鑑夙負異姿先君子耕樂
處士朝夕躬課以詩書比長博延名師訓迪故其學有
授受正統戊午領薦而起兩辭教職不就卒業太學業
益充博景泰辛未擢進士高第今年秋拜刑科給事中
君之在大學門下從游之士甚盛乃相率來徵贈言於
余余惟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官守言責
不得以相侵也然使當責者拱默而不冒言不當責者

又侵官而不敢言將何以善其治乎君抱充博之學有用世之志茲獲任言責之重際納諫之君則昌言論列而効蹇蹇匪躬之節蓋千載而一時也蹇蹇之節著則言之行者道之行也由是善治裨於國家風采振於廷端尙曷讓古之諫臣也耶昔宋歐陽修余靖蔡襄王素爲諫官當時重之謂之四諫余於今固有望於廷鑑矣遂書以爲之贈

劉侍御輓詩序

嗚呼此爲吾亡友敘琪劉君自新哀輓之作也然縉紳君子哀吾自新者抑何若是之多耶蓋以自新早失怙恃克篤志力學攻苦食淡不以祈寒暑雨少懈遂以詩

經發解于蜀登正統己未進士第拜官行人九載榮滿薦授貴州道監察御史奉勅諭蜀山都掌夷寇遷秩甫半載高位厚祿未及晉承而遽以疾卒此其爲可哀也自新魁岸磊落爲行人將命四方擅專對之譽爲御史深入賊境曉以禍福諸寇悉降不煩師旅其才略爲甫見宏猷大志未及盡展而遽止於斯此其又可哀也自新嘗言吾先世以來多不得壽不知吾齡之延否也乃以山岳名諸子今自新甲子果不及週年僅五十有一其命矣夫此其尤可哀也自新之可哀者若是則凡縉紳君子篇連牘累所以悼惜之者安能已於言耶言之發也人情所同又安能而不多耶予與自新同年舉進

士交契甚厚其子山敘郡薦爲陰陽正術以其爲世宦之家也山頃來京授職乃以諸作輯錄成編徵爲之敘嗚呼吾尙忍序君茲什也耶雖然世固有躋華陟要者矣其官資非不高也壽年非不長也至其材德略不爲人所稱甚則詆訾交集在生前且不免焉況身後乎由是觀之則吾自新雖不得隆貴壽於生前而所以壽身後之不朽者固有賴於是編也故不辭而序之使傳焉

清風林詩引

出南京朝陽門外四三里有俞氏文貴居焉文貴維揚人居於是數世矣父彥清偕母氏年垂八十具慶在堂文貴有兄文顯文德文德任南京留守左衛百戶皆敦

倪文僖集卷十九

七

睦有行誼豐於貲畜賢而好禮家林有竹數千挺望之蒼翠翦鬱賢士大夫樂與文貴游者恆造竹所嘯詠時或天風徐來柯葉披靡觸撓參錯播而成聲恍若登有虞氏之廷聞鳴球之憂擊趨文石之陛聆珮玉之珊珊也挹之者汗濁爲之䟽淪煩囂爲之滌蠲不惟悅人之耳而又爽人之神也因名曰清風之林文貴商於湖海心未嘗不在是林也頃來京師慕太常卿夏公墨竹妙天下乃持縑素求圖其所謂清風林者而時展玩焉將徵名能詩者題詠其上以寫其適介秋官員外錢君原傳屬一言爲之引惟夫風大塊之噫氣也不自爲聲而聲生於物之所激不自爲形而形生於物之所遇故風

一也簸塵沙則爲狂鼓濤浪則爲怒汎蘭蕙轉蕙則爲香是皆因物而有變也至於竹中虛外直有冬夏不易之節中立不倚之操物之至清者也惟竹之清也故激之而成聲遇之而有形而風也亦從而清焉是以人之挹之悅乎耳而爽乎神徒知風之爲清而不知因夫竹之清也且天下之物可愛者多矣而文貴於竹而植之而圖之而詠之而獨加厚焉何耶吾知其心必窮達不移其守得失不渝其志羣居而不附麗特立而無比周於竹之清實有契焉者觀人之親其德者無不愛而接其儀者無不悅是何異於竹風之相值也耶此文貴所以不他之愛而獨厚於是良有以也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其文貴之謂乎昔者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今諸君子皆能言之士詩之作也固亦若是文貴披是圖也詠是什也不知清風之在林歟抑亦清風之在詩歟其所得當益深矣是爲引

贈揚郡太守王君赴官序

昔太史公傳漢循吏謂其能奉法循理不尙威嚴故得列於是予嘗思夫代之爲理者法而能奉則承流宣化以盡職而非法者有所不爲矣理而能循則持廉秉公以守身而非理者有所不行矣如是則德化漸洽而民心悅服又何待威嚴之及哉凡假威嚴以爲治而強民之從者皆不足於理法者也內之有不足而惟外是假

欲臻治理之效不可得也及效之不臻而乃誣民曰難治豈理也哉揚之爲郡介淮海之間自唐以來天下繁盛之地稱一揚二益人民之夥物產之殷逮今猶然乃江北一都會也比者郡守以缺聞少保高先生其郡人也欲得循良之守以惠彼民而素知大理寺副主君宗賈賢薦之天曹奏于上擢補是缺宗賈陝右三原人中辛酉鄉試登戊辰進士第選翰林庶吉士日親炙館閣耆老成人所聞所學皆康時之略聖賢之道尋拜官大理剛毅穎敏著于有爲屢平反大獄執議不回無少阿憚今都憲蕭公時爲棘寺卿每以第一人稱之其足乎材立乎志者若是宜爲少保公所知而擢守大郡也夫揚固大郡也頃因水旱相仍民多告病使或爲守者矜智挾私而立威以逞其何以堪之今乃得材足志立之宗賈焉則夫斯往承流宣化持廉秉正惟理法是循是奉蓋可知矣其德化容有不洽民心容有不悅而治效容有不臻者乎田是豈惟將受國家增秩賜金之褒他日儻傳循吏又當不後於古人矣君將赴官內翰劉君偕縉紳徵言以華其行故述期望之意爲贈

丹陽董莊陸氏族譜序

陸氏之先望出魯國五季時有陸三府君始自真定來擇練塘之南句曲山之左居之是爲丹陽董莊之陸嗣武略將軍鎮江衛副千戶良佐念其先人武略府君嘗

修輯歷世譜系未就而歿茲承叔祖伯林景曦二公之命詳加考訂以睦三府君爲始祖其後有遷毘陵者維揚者茆山者彭橋者甕城者朱巷者石漂者市居者黃土橋者坊前者凌口者合之爲一十九代析之爲一百四十二枝逾五年始克成編一開帙間則上下五六百年之久昭穆世次粲然有倫俾後之人知本所自出而篤尊尊之義知支所由分而盡親親之恩其用心亦勤矣豈非敦本厚倫之士乎譜旣成自序以見志復徵予言予以謂三代世家自得姓受氏有五宗之法以統族屬故列國皆有本系秦漢以來天下無世卿國滅宗散其法遂廢於是以門地相高而譜牒始興隋唐之時蓋家有譜及五季喪亂相仍散佚者多自是知其本者鮮矣宋興惟歐蘇二氏之譜著稱於世遂爲後人之法焉夫世系之自非譜何由而明昭穆之別非譜何由而敘族屬之繁非譜何由而合是宜良佐汲汲於家乘之修而追成先人之志也其孝可嘉矣然其爲譜斷自五季而下其上也不敢妄引而強合焉是爲得實亦可見其先世所積之厚故遠而益盛若此也良佐之賢旣能承先志以成斯譜爲後人者繼繼繩繩皆能心良佐之心以光其族則蕃衍昌大未可涯涘續是而書者又容有窮乎遂爲識其左而歸之

景泰六年八月定襄伯郭公奏臣生三月父喪母守節
教臣獲底成立至正統初喪遺言與父合葬南京祖塋
屬有同產兄病不能往權厝西山俄兄又喪七年南征
麓川十四年北征留鎮大同景泰五年召還往返備邊
久未歸葬臣得祿思親不勝哀痛幸賜回遷葬以副遺
言上憫其情許之詔工部爲營葬事遣官諭祭有司給
驛舟歸其喪陛辭將行縉紳交游胥與餞於潞河之渚
咸賦詩爲贈凡得若干首合而命之曰潞渚驪歌蓋取
古逸詩之義也謂予辱葭莩之末宜敘簡首惟人生大
節忠與孝耳子盡孝於親仁也臣盡忠於君義也仁義
修而君子之德立公世家臨淮太父營國威襄公從太

祖高皇帝削平宇內爲開國元勳男尙貴主女侍椒房
一門貴顯世莫與倫公爲戚里貴游器宇瓌傑材識英
邁而能折節事學書無所不讀發爲詩文清奇雅贍膾
炙人口是蓋有得於天而非積習所能及也自洪熙初
宿衛禁庭立朝幾二十載才不少試旣而仗劔臨戎南
征北討始克展其將略累樹戰功用致茅土疏封河山
入誓時族嗣侯方有耐金之失公不藉梯媒復起而得
之龍章褒錫馳榮祖禰非忠盡於國曷能爾乎茲復拳
拳以繼述爲心念我夫人顧言力襄大事不遠千里奉
其體魄耐於祖塋非孝盡於親曷能爾乎忠孝兩全大
節以立君子之德莫有逾於此者矣然朝廷於公顧遇

至渥今日遂公至孝者又將望公之忠於無窮也昔周宣王之命仲山甫有曰纘戎祖考王公是保命召康公有曰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自古繼體之君所望乎世臣者蓋若此君子不以私害公然則公也豈宜久於去哉子諗于公公曰唯唯

贈吏部侍郎俞公賜告序

太子少保吏部左侍郎嘉禾俞公以疾在告上疏願歸故里調治詔許之諭之若曰朕久留卿冀疾有瘳而卿固願歸治卿歸宜慎疾自愛務近醫藥疾愈速來輔朕有司其月給米十石初公得疾上數遣太醫來視予善藥逾年不愈公始欲歸上疏不許又逾年疾如初乃再

例文集卷十九

十三

上疏至是始賜告官其一子爲給事中俾侍疾南歸公何以獲朝廷眷遇之隆若此哉蓋公以醇實之德博瞻之學正統中侍皇上於藩邸講明正心誠意之方敷陳堯舜周孔之道朝夕納誨輔成聖德故皇上於嗣統之初進公鴻臚寺丞尋擢少卿累遷至今職方倚公贊理宏猷共興善治公亦竭忠盡瘁展布其才柰何沴氣侵而疾疢作矣孟子曰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高宗命傳說曰予小子舊學於甘盤自古聖君哲后未有不資於學以成其聖者是以皇上緬懷舊學恩意惓惓勉其留厚其去而望其來也使公無恙豈宜一日去左右哉宜其眷遇之隆若此也抑予聞之昔秦少游卧病汝

南直舍高符仲携輞川圖示之曰閱此可愈疾少游得之喜甚卽於枕上引之恍然若與摩詰入輞川數日疾良愈公之歸故鄉山川歷歷在目睹先世邱隴之所覽童子釣遊之跡其心之喜殆有甚於少游之觀圖者矣疾甯有不愈者乎尙勿藥早來以仰副睿諭之盛心是縉紳之所望也太子少保兵部左侍郎俞公偕諸君子篤僚舊之好屬筆於余以爲贈於是乎言

贈達先生赴襄陽教授序

與生員趙甫善

先生括蒼之宦族也始祖哈麻仕元爲鎮江路達魯花赤高祖志公爲撫州路同知曾叔祖兼善進士及第死節封魏國公諡忠介祖彥廣仕國朝監察御史陞湖廣

倪文僖集卷十九

十三

僉憲父文有隱德不慕仕進日以詩書教子姓以故先生之學得自家傳深有源委永樂庚子以詩經領薦浙藩登甲辰春官貳榜第來教應天府庠宣德初大理卿西昌胡公撫巡南畿大興學校增廣生員謙甫髫年預在選列獲隸先生講下執經問難啟迪良多方資卒業於朝夕而先生以滿考去矣後聞先生擢教新淦再擢鎮江所至勤於誘掖士子彬彬造就鎮江乃其始祖宣化之地卒葬於此邱隴所存先生因卜居焉先生有三子曰顯曰衷曰鎮皆秀敏克家而顯之子曰穎曰毅性亦聰悟俾二孫俱入郡庠紹儒業今年再以滿考來京將辭老歸於鎮江遂休致之樂天官卿謂其耳目聰明

筋力不衰而年且未至不允奏補襄陽教授不日陞辭
將行括蒼新淦以及鎮江諸縉紳慕先生之德咸徵能
文者爲序以贈應天諸君子以謂吾輩可無一言矧子
職文辭又在門墻桃李之列欲默得乎謙惟以門弟子
而爲文以贈師果理乎哉抑觀古之人於其師言動之
詳必謹錄而識之不特孔門爲然則文以贈之蓋亦理
也先生性溫厚坦易執禮銅躬然甚恭遇義舉則毅然
不讓爲文不事綺章繪句必傳於理教人隨其資稟高
下訓諭之皆有所得存心介特一毫無所苟取此其概
也故其三厯名邦前後三十餘載道化日孚德譽日廣
豈偶然也哉則夫先生斯往襄陽士子固知坐於春風
中矣謙不佞因述先生言動之概爲贈用附於古人謹
識之義云

倪文僖集卷十九

十四

盤泉詩集序

詩者言之有音節者也言之有音節者皆本於自然而
不容己焉若康衢之謠擊壤之歌五南之詠是皆髫童
野老委巷女婦達其情之所欲言者初豈有意而爲之
哉以今觀之雖學士大夫反有所不能道何耶由其被
先王教化之深而發乎天性之真者自然而成音也後
世之爲詩者養之未至而欲模擬古作極力馳騁排偶
聲律風雲月露以爲工半鬼蛇神以爲奇而古意索矣
惟陶韋之冲逸李杜之典則膾炙人口世爭傳誦之以

至於今豈不以其音節自然有得於風雅之遺者乎盤
泉先生名實字篤恭姓李氏盤泉其別號也先爲豫章
人九世祖始徙豐城先生生而長身美髯居家孝友早
從鄉先生朱至貞遊刻志問學授徒於鄉不慕榮進永
樂中郡守以秀才薦起之理刑憲臺拜河南盧氏丞持
身廉謹有惠愛之政後謝事歸以壽終平昔喜吟詠每
有所得輒形於詩詞達而止不事絺章繪句然惟以自
適多不存稿其子太平知府若虛掇拾遺墨僅得若干
篇彙萃成帙凡古選歌行近作絕句諸體略備所謂存
十一於千百者也以子有同年之契屬爲校定旣刻諸
梓復俾子序之予觀先生之詩冲逸而不窘迫典則而

不奇詭有和平自然之音無模擬馳騁之態蓋涉陶韋
李杜之蹊徑而上追乎風雅者也考其所詠或酬答親
友或紀述宦遊或寫己懷或勉子德無非天理民彝之
懿而其操履之端學術之正涵養之厚居然可見得不
有傳於世乎孔子曰有德必有言於先生信之矣若虛
以名進士出守大郡文章政事卓稱於時嘗荷推恩贈
先生爲兵部主事茲復圖其不朽者如此是則仁人孝
子之用心矣遂忘其譎陋而序於篇端

贈夏文振序

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
萬民以察蓋取諸夬夬揚于王庭其用最大也故周官

保民掌養國子則教之六書書必同文漢制太史試學
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
者以爲尙書御史唐則有明字之科墨試說文字林通
者爲第古之重字學也蓋如此詔令之出政事之紀道
德功業之載制度文章之述率惟字書焉是賴可不重
乎使作字者或體有未精義有未究而弗得其法則其
所書非繆必俗烏能布諸簡冊而傳諸天下後世哉是
以國家慎重其選凡貴遊子弟能攻字書者俾入綸閣
以精習之俟三載業成授之以職蓋卽古昔教試之遺
意也崑山夏文振氏乃今太常少卿仲昭先生之季子
也先生早以高文碩學登進士第入官翰林以精字學

倪文僖集卷十九

十六

選書聖製太宗文皇帝愛重其書嘗面加獎諭示爲人
法於是先生以善書名天下文振秀穎超特篤志儒業
讀麟經究褒貶之旨暇則操觚染翰傳其家學體義兼
精波磔有法字畫適美無謬俗之弊今年秋時當大比
以待父官舍不獲還鄉就試上章乞習書翰苑以便孝
養試之入第詔允其請交游咸以爲榮徵言以贈惟夫
自古專門名家匪獨經生學士爲然字學亦莫不然也
故以王逸少爲父學出蓋取也請命之出如專之欲

書以領尚書職史書陳齊即字之味墨煇

而

皇朝書法十卷自士以精氣史文因六

書

分另筆資臨不假卷之六書書法同文幾

書

書

倪文僖公集卷之十九終

倪文僖集卷十九

十七

07156

